

本期目次

怎樣領導並推動復員復興準備工作(社論)

孫樹

論著

戰後江蘇衛生建設之前途(上)

胡定安

戰後江蘇醫藥救濟與衛生復員

高梅放

陷區百相

天快亮的上海

地獄中的職業婦女

岳瑩

江南游擊勢力消長史略(復蘇史料)

徐秉權

復蘇氣象台

江蘇來渝同鄉聯誼晚集
江蘇青協一月來活動

之超
之超

西行回憶(東西行記)

士良

復蘇茶座

駱輝乘乘齋隨筆

兩月行伍生活

平價好米

不父

意

復蘇信箱

從進取中追求你的幸福

編者
陸文朗

連載小說：今水滸(六)

宛在

吳稚暉
小說集

上下古今談重印出版

敝社編印之吳稚暉先生著小說選集，原定五月底先出上下古今談一種，以承印者一再脫期，延誤幾及兩月，遠勞各方
 索購數種，即日正式發售，除預約全集者，掛號郵奉，書款即在預約款中照定價八折扣算外；其預約
 集卷帙甚多，預約款不足頗多，請照定價九折補繳足額，憑預約收據取書；其必需郵奉者，另照定價加郵
 費內容以
 釋宇宙奧秘，深入淺出，讀之無窮，不特為吳先生生平所著唯一之說部，且為國內通俗科學文藝
 次重印，復承原序，述著書原因，及書中人物來歷，較舊版更有價值，印數無多，欲購從速！

定價 瀏陽紙本二百八十元
 熟料紙本一百八十元

復蘇出版社謹

社址重慶望龍門四號

診病地址：

都郵街雞街口
 新生市場內七號

張錫君醫師

診病時間：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內科專門醫師 薛映

診所：重慶鷄街口蜀德

二樓

診門診：上午九時起下午
 止

社論

怎樣領導並推動復員復興準備工作

孫 越

我們關於準備復員復興基礎工作的意見，已在上期說了一些，現在再把做了那些基礎工作以後，後方同鄉機構怎樣領導同鄉準備復員復興，就我們想到的，拉雜地來談一下。

（一）鈕錕生洪蘭友兩先生關於準備復員復興工作的意見，（均見本刊第六期論著）於大同中有小異；洪先生的意見，就表面看，較偏於復興方面，他是把復興，概括了復員。鈕先生則主張應分團結、復員、復興三部分研討。我們認為洪先生的意思，雖未丟卻復員，但不如鈕先生之列舉三項，更能包括無遺。上期所論基礎工作，既相當於鈕先生所說的團結；這次所要說的，便是鈕先生所舉的復員復興兩部門。

復員和復興有密切的連帶關係，有時甚至不易劃分，這大約便是洪先生所以把復興概括復員的原因。但我們如果認定，復員是指人的恢復原崗位，原事業；復興是指事業的恢復原狀態，原進度；（自然兩者都還包括較原來調整得更合理，更發展，更興旺的意義）。那就兩者的關連雖極密切，界限卻仍極分明。尤其從後方同鄉機構和同鄉說，後方大多數的同鄉，有的不但脫離了原崗位，原事業；而且脫離了原來的鄉土；即使沒有脫離原崗位，原事業，其所守的原崗位原事業，在戰後是否應作事業本身或區域的調整也成問題。所以復員問題在後方雖不比復興更重要，至少其重要不相上下；而在同鄉組織，則因組織的性質關係，復員或竟更重於復興。所以，我們談兩者的準備工作，更該分開來各別談，以免畸輕畸重。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八期

先說復員，這一問題，從後方準備戰後返鄉的同鄉看，至少該包括三部分：一、是如何返鄉？二、是如何安家？三、則為如何合理地就業？這三部分也都一樣千頭萬緒，紛繁複雜，絕不簡單。政府自然一定有統盤計劃，可是應復員的人數這樣多，浩渺的區域這樣大，關係的部門這樣廣，復員所必需的設備物資，門類數量又是這樣的複雜，這樣的浩繁；政府的主持者，自中央以至地方，縱使個個是八臂哪咤，也不會顧得周全；我們的盟邦，縱使竭盡其力地幫助我們，一定也要分個先後；所以，在政府的統盤計劃之下，配合着，補助着，出一把大力，實在是各地同鄉會不能諉卸的責任。既然同鄉組織不能諉卸，該出一把大力，事前充分準備着怎樣到了時候不諉卸出大力，就更不能忽視。

現在且把上面所說的三部分，分開來逐部看一看，究竟怎樣複雜紛繁？怎樣牽涉廣大？後方的同鄉組織，又應該或可能怎樣出力？第一，如何返鄉？首先必需交通工具，後方所有的交通工具，要把八千里路跑出來的同胞，（包括江蘇）在短期內送回去，無論如何差得很遠。盟方即使有大批交通工具接濟，這些交通工具運來的時間，與水道鐵路公路的配量，多少也怕有些問題。如果交通工具具有問題，留在後方一時不能走的，是否會因為各方因復員而引起的變遷，暫時失所？是否會有人急於返鄉，找尋各種可能的路線或方法，勉強登程，因而流落中途？所以，幫助同鄉，決定返鄉可能的路線和時期，聯絡各地同鄉組織，尤其長返鄉路線上經過地點的同鄉組織，對返鄉同鄉作可能的資料和幫

助；對一時要回去而未能回去，暫時失所同鄉的救濟；都是後方同鄉組織該不諉卸出大力去切實準備和辦理的。此外，各地的同鄉組織本身，是否會因復員而陷於停頓以至脫節？更是不應忽視，而該於事前考慮補救的。第二，如何安家；在外流亡了七八年，好容易回到了家鄉，但家鄉是殘破的，從房屋以至傢具，一切都需要重新置辦，這當然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再接着第三，如何合理的就業；那就更密切關係着事業的復興，事業不能復興，合理的就業就完全談不到。這兩部分，後方的同鄉組織能出力的地方雖比較少，但也可以部分的出力；至少調查明白了同鄉的人數，現況，志願和希望，該切實研究規劃，供地方政府的參考，並進一步與地方政府切取連絡，以推動必要工作之進行。所以，單就復員說，同鄉組織該盡力或可盡力，也即是必需在戰時切實準備的工作，便相當多。但一兩個地方單獨一兩個同鄉會的盡力，及其盡力後可能有的成就，一定都很少；必需各地同鄉會都密切聯絡，把力量集中起來，才能輔助政府發揮很大的力量，獲得很大的成就。

至於復興，洪先生主張分文化、社會、經濟三部份，再就各

部份分別作專題研究，這是很對的。研究的方法，洪先生主張組織座談會或由專家組織設計委員會。我們以為不但復興該如此辦理，便是上期我們主張的基礎工作，自調查以至組織，相當於洪先生所說的團結的部分，和復員部分，都該經常推動或研究，以期確定計劃，獲得結果。研究的機構，座談會和專家設計委員會，應該並存；前者搜集或交換一般人的意見，是研究的機構；後者則依據以草定計劃，是設計的機構。關於前者，更宜有各種廣泛徵集一般意見，或使一般人有廣泛不拘形式地貢獻意見的機會的相類性質的組織；俾引起各同鄉發表意見的興趣，並有繼續貢獻所見的可能。同時這些研究以至研究機構，不應局限於一地，而應設法普遍推動至各地同鄉組織及同鄉間。但設計機構，則應由領導主持這一運動的同鄉組織，徵求各同鄉會的同意組成，或由各同鄉會共同組織之。這些，便是我們對於準備復興工作的意見，其中或有持論過高，不易實行處，但我們唯一的希望，便是準備復員復興這一工作，既為後方同鄉所共認為必要，而且已經揭舉出來，總盼能早日迅速地逐步見諸實行！

錢 基 博 賣 文

余以文章娛戲，不以文章炫鬻。倘有奇節偉行，往往不待人請，而借以發胸中之奇；亦有人請之而不與。東人作惡，無家可歸，抱病流離，弱息為累。老而蹇蹇，已無舌可耕，少以有文，姑操筆為來。不論書文碑傳，一例索潤萬元；從前石米易幣十元，今則萬元不過三石，養字為炊，情非得已！世有仁人孝子，必能以重其親者重吾文。賜書見顧，藍田李園；老而賣文，吾亦要我！飢來驅役，知好鑒之！

論著

戰後江蘇衛生建設之前途

(上)

胡定安

一、緒言

抗戰進入第八個年頭，曠觀全盤戰局，由於同盟東西戰場之著者開展，轉守為攻，軸心國之日趨沒落，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以及美英蘇諸盟國，乃毫無疑義者。不久以前，國賓美副總統華萊士先生惠臨，曾作公開預言，謂抗戰之第八年，可能為解決日本侵略之時期。此係從事實推斷，並非一種玄想。吾人雖不諳育定指出最後勝利屬於何時，但其為期必不在遠。並世諸盟國，其有此種信心，現除加強作戰力，提早軸心國崩潰外，莫不從事戰後復員復興問題之研究。吾國抗戰較久，創痛更深，對於戰後復員復興工作，自應隨事勢之要求，先為計擬。蘇省位於長江下游，南北六十餘縣，跨江臨海，屏據東南，其得勝時，都市林立，向稱全國文化薈萃之區。自淪陷以來，大江南北，幾無不為敵僞蹂躪。哀我蘇民，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吾人未能救之於戰時，已屬可愧，甯不及早計擬，安之於戰後。茲者：江蘇旅滬同鄉會，擬在復蘇月刊，搜編戰後江蘇復員復興專輯，溯自民國二十三年前蘇省主席陳果夫氏，為適應江蘇醫政之需要，特創設醫政學院，以為培植醫政幹部之中心，並在戰前兼主醫政學院，筆者服務，直至今之國立江蘇醫學院，為時十有一年，規畫詳盡，以培養醫政人才為旨。爰就管見所及，列為刍蕘。拋磚引玉。

復蘇月刊

卷二

二、戰前江蘇衛生事業鳥瞰及陷區以後之衛生

戰前早期，蘇省衛生事業，一如其他各省，每為零星設置，政府向未作有計劃的推動。且其時一般人對於衛生觀念，多注重疾病治療，因之所能看到之機構，亦僅有醫院或診療所。而所謂醫院，據內政部統計，除早期省會存省立醫院一處，縣醫院僅如皋、青浦、崇明、泰縣、鹽城、等數縣，有縣立或公立外，其餘多為教會所設之教會醫院。斯等醫院之主要工作為治病，甚少注意衛生事業之發展。醫學教育，原有江蘇省立醫科大學一所，民國十六年停辦。省會存省立助產學校及護士學校各一所，至於私立南通學院醫科，亦係由教會醫院變遷而來。總之，早期之蘇省衛生設施，誠不足語。迨二十二年間，前蘇省主席陳果夫氏主蘇以來，致力衛生建設。一面創辦省立醫政學院，內設醫科，衛生行政科，衛生教育科，以及短期衛生訓練班，造就高級醫事人才；一面於蘇南北成立鄉村及城市衛生實驗區，實地從事城市與

維持全省衛生之參

省

流行正熾之黑熱病。凡此種種，經三五年之努力，
辦規模精具。不料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發動，蘇省各地，先後淪
陷。原有之衛生設施，亦隨而停頓或湮滅。遂使我蘇省淪陷區三
千萬民衆，七八年來，得不到健康上之保護。尤以敵偽在淪陷區
內，肆意販賣煙毒，廣設煙館；戰前二十二年間，蘇省所訂四年
禁煙計劃，經登記煙民十八萬人，雷厲風行，勢將戒絕，乃以戰
事影響，功敗垂成。現在蘇民在敵偽煙毒解禁下，究竟已增加若
干煙民，無法估計，但其不構設想之情形，自可推想而知矣。

三、戰後江蘇省復員期間之臨時衛生工作

倭寇兇悍成性，殘酷無人道。預料其將來戰事失敗，狼狽來
突，退出淪陷區之際，可能大施破壞，搶掠擄殺，無惡不爲。加
以戰後交通恢復，原來在後方之無數難民，歸心似箭。如此照
樣搬往，每易導致疫病之流行，釀成巨災。是以戰後復員期間，
必須加強衛生管制。吾人認爲在戰爭結束之瞬間，蘇省政府即須
成立臨時衛生辦事處，主持復員期間應行急辦之衛生工作。其
要者如下：

I. 防疫

1. 檢疫：於蘇省邊界以及境內水陸空交通碼頭，如長江下游
各港口，內河輪埠、京滬、滬杭、津浦、隴海諸鐵路有關之火車
站，公路汽車站，輪船站等，視其重要者設置檢疫站，駐衛生
駐衛生檢疫員，檢查上下旅客，有無疫病。倘發現有患者及可疑
患者，則予以留治，同時，舉行交通工具消毒。

2. 防疫注射：吾人最理想者，爲普遍推行霍亂傷寒等之防疫
注射，但此恐非事實所許可。吾人認爲各檢疫站，除檢疫外，應
舉行斯項注射。各大都市城鎮，交通頻繁，往來輻輳，若有戰後
即時舉行防疫注射之必要。

各方皆所不許；故應聯合數檢疫站，選擇適宜地點，分別設立。
一旦發現疫病患者，及其可疑患者，立即強迫送院診治。

4. 巡迴防疫治療隊：發現某地有疫病流行時，立即派巡迴防疫
治療隊前往，加以撲滅。

5. 災區掩埋和消毒：舉凡遭受敵偽破壞，以及被其破壞或
之區，即時組織掩埋消毒隊，儘速分別前往，掩埋犬類或動物屍
體，並舉行防疫消毒。

其，傷病救濟：在戰區以及被敵偽破壞感傷之區域，設立戰
後臨時傷病醫院，收治受傷及患病難民。其愈後仍屬殘廢者，並
得護送回籍。

其，收容養老嬰童：於交通要區以及災區，設立臨時養老難
童托養所，收容此等嬰孩。其或由外地運回，因家庭已被毀壞，
無力贖養者，亦得受其委託，暫時收養。及至一地之秩序恢
復，或生活安定，仍由所等家屬領回。但有不能領回者，則爲之
轉送永久性之保育機關，如育嬰所托兒所等，長期保養。

以上爲戰後復員期間，臨時衛生工作之重要大者。其有特殊
情形，或其他臨時衛生上之需要，不在上述範圍之內者，亦必由
省臨時衛生辦事處，相機決定之。尤有進者，我國人民衛生知識
之淺薄，健康觀念之朦朧，爲補救主因，且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所有戰後之防疫等工作，必須以衛生教育相輔而行，大聲疾呼
，喚起注意。

四、戰後江蘇衛生建設

戰爭結束之後，百廢待舉，萬事更新，蘇省衛生建設，正如
其他事業一般，必須積極進行。且戰前蘇省衛生，既無多大根柢
，則戰後建設，更可毫無顧慮，根據事實需要，計擬較近理想之
衛生計劃，以爲劃時代之嶄新建設。茲特略論之：

第一、衛生建設之原則

吾人檢討過去一般衛生事業之得失，參照歐美諸國衛生設施概況，總前因後，認為建設衛生，應遵守下述三原則：

一、普遍化：以前政府舉辦衛生事業，多偏重城市，很少及於鄉村。今後建設衛生，應城市與鄉村并重，普遍設立。

二、大眾化：社會羣衆，雖有智愚貧富之分，但其需要健康，則無二致。國家辦衛生，既非爲特殊階層之私有物，亦非政治上的點綴品，要以保護大眾健康爲目的。比如富人生病，固然需要適當的治療；經濟困難者生病，也應給以適當的治療。如此本力謀衛生大眾化，使社會上每一個人，皆能獲得衛生醫藥士之均等享受，自屬必要。

三、積極化：前面曾言：以往一般人對於衛生的觀念，多注重疫病之預防。其實所謂衛生，當然是積極的防病。且時至今日，世界日新，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當然要平等相待，不可再有侵略和壓迫。但代之而興者，非大爲的侵略與壓迫，而爲種族上自然之競爭。倘其他民族之體質，日趨強盛，而我民族之體質，日趨衰弱，則若干年後，我中華民族，將不待他人之消滅而自趨滅亡。

其自身亦必受天然淘汰而趨於沒落。故衛生建設之目的，不僅防病而已，且須更進一步，使我們民族之體格，日進於健康。

第二、衛生建設之程序

衛生建設，部門繁多。欲一舉成功，咄嗟立辦，絕不可能。斯必須分別緩急輕重，逐步施行。茲擬定蘇省衛生建設程序，分爲四個年度，其每年度之中心工作如下：

第一年度：建立省衛生行政機構以及重要地區與一等縣之衛生行政機構；同時舉辦省衛生事業以及重要地區與一等縣之衛生事業。

第二年度：繼續第一年度工作，舉辦次要地區及二等縣之衛生行政事業。

第三年度：繼續第一二年度工作，舉辦再次要地區及三等縣衛生行政事業。

第四年度：繼續前三年度之未完建設，同時對於三年來設施之狀況，加以檢討，調整及補充。其尚在未設置者，則更另立新計劃，視其輕重，規定程序，繼續舉辦之。（未完）

甯夏綏遠江蘇同鄉略況

陳樂亭先生致本刊書

編輯先生鑒：頃自友人處得閱

貴刊，深感內容充實，論述詳詳，確爲勝利在望，恢復故土，重建吾蘇應有之金鑰。奉外旅客，鄉音不絕，讀之如入故鄉之境。旅夏之鄉友，最近不幸失一領導者章公耀華，致原擬籌組之江浙同鄉會，亦隨之而夭折。章公爲黨國來蘇外主辦教育，與蘇省文化事業，確建樹不少可憐之專功，今病歿於客外，不僅吾蘇失一人才，亦爲國家一大損失。想旅滬鄉友，知章公歿，故便中特以奉聞。現甯夏江蘇同鄉計有四十餘人，多服務醫藥、交通、政務、金融各界。至於組織之缺擱，亦有江蘇同鄉約二十餘人，軍政交通等各界均有。該處鄉友，均作領導者，爲周鈞（副長官部政治部主任秘書）、陳康侯（電報局長）。至於保存遺囑，由甯夏農行調往該地，籌備開行，如有關於甯綏二省鄉友近況，承詢可略陳一二。並祈今後時通音訊，以資聯絡，是爲至禱！

專此敬頌
撰安

陳樂亭敬啓

戰後江蘇醫藥救濟與衛生復員

高梅放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致國會的咨文裏，提出確定人民的第二權利八點，其中第六點為「有獲得適當醫藥並享受健康之權」。第七點為：「對於年老疾病災難及失業的經濟困難的擺脫，有獲得保障之權」。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於一九四三年講演戰後和平之步驟會說，大西洋憲章中四六自由，其中第四項「免於匱乏之自由」應為新自由宣言的精髓。所謂「免於匱乏的自由」，包括失業貧困疾病等而言。國家資源設計局一九四三年總報告書內，更提述「新人權宣言」九項，其中第四項為：「獲得安全，免除對於衰老、飢餓、倚賴、疾病、失業、及傷害的恐怖之權」；第三項為獲得適當的衣食住及醫藥之權。英國俾維里奇爵士曾於所草擬的俾維里奇報告書內，建議戰後樹立社會安全制度，其中曾說：「英國作戰努力的目的，是打倒獨裁，其和平建設的目標，則在打倒英國人民的公敵——匱乏、疾病、失業、愚陋、污穢……對抗疾病的辦法是公醫和糧食政策」。在辦法中則是每一個公民都能享受免費醫藥治療健康增進的權利。可見戰後和平建設，克服疾病困苦享有健康的權利，實為英國人民努力企求的目標之一。

從經濟的觀點講，國民的健康是國家最可寶貴的資源。疾病不但可以增加個人的痛苦，引起社會生活的不安，而且足以危及國家的經濟。因為經濟建設的基礎，必須有健康的「人」的條件，疾病可以攔奪工作阻礙生產，超格的死亡率為國家財富上鉅大的損失。因此使國民人人能獲得健康的權利，不但在社會福利的觀點上必須達到這個目標，而且在充裕國家經濟的觀點上尤為必不可少之條件。我們要實現民生主義，首先要使人人能獲得健康的人權。

戰爭經長期的耗損，其所給予民族健康上的影響勢必很大，戰時醫藥的缺乏，營養的不足，生活的艱困，在在足以予健康以

重大的威脅，目前關於正確的流行病統計雖無法獲得，但一般承認，在死及可能避免之疾病為數極多。將來大批人民遷回光復區域。可能遭遇嚴重的傳染病流行，因為就歷次戰後來觀察，戰後繼之以傳染病流行的例證很多，因此戰後醫藥救濟和衛生復員實為善後救濟的重要工作之一，殆無疑義。

就江蘇情形而論，戰前醫藥衛生工作雖有相當的開展，但因為基礎較為薄弱，繼之以抗戰發生，終至曇花一現；而且過去醫藥設備的缺乏，醫事人員的不足，使醫藥工作仍局處於較大的城市，而未能普及於一般鄉村民衆，以致一般民衆患病不能獲得適當的治療。就是在大城市裏，醫藥的享受還祇限於少數的資產階級。就南京市民國二十四年的調查，死亡人口裏生前未經任何治療的有百分之四七、六，（即每一百人中生前未經任何治療的有四十七人）至於在鄉村中則更顯得醫藥的缺乏了。因為醫藥設施的缺乏，其結果必致國民健康狀況低落，疾病猖獗和死亡衆多，傳染病的流行在江蘇雖無整個之資料可資說明，但我們可深信幾種普通的流行性傳染病，如霍亂傷寒痢疾瘧疾白喉天花仍極流行，尤其是幾種特殊的地方性傳染病，則更得乎其他各省之上。像蘇北一帶的黑熱病患者，人數在二十萬人以上，以及太湖流域的鉤蟲病，長江所經地區的住血吸蟲病，情形更見嚴重。這種地方性傳染病的流行，戰時疏於防治，戰後也更將是一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們覺得戰後江蘇復員醫藥救濟實有其迫切的需要，如何保持和增進江蘇人民的健康，該是討論江蘇復員準備中一個迫切的課題。

二、

在討論戰後江蘇醫藥救濟及衛生復員問題之前，筆者願先提出一個意念，即區域計劃必須與整個國家計劃相配合，因為在區

或計劃中，若干問題與整個計劃有密切的關聯，恐亦不備醫藥衛生部門為然，其他社會、經濟、文化建設莫不如此，因此筆者曾參攷若干必要的資料，再就個人意見參酌研究，予以提述。

戰後江蘇醫藥救濟與衛生復員必須包括下列各項工作：

- (一) 衛生機構之恢復與設置；
- (二) 醫藥救濟；
- (三) 流行性及地方性傳染病之防治；
- (四) 婦孺保健及衛生教育；
- (五) 醫藥器材及衛生人員之儲備供應。

江蘇全省的醫藥衛生機關在民國二十四年以前為數極少，省衛生行政依民國二十年三月國府公佈的省政府組織法規定，以民政廳為主管機關，其屬於設計機構者，則有江蘇省衛生行政計劃委員會。全省衛生醫療機構，在民國二十四年以前，除鎮江的省立醫院和泰縣鹽城句容三縣的縣立醫院以外，尚無其他公立醫療衛生機構。自陳果夫先生主蘇後，經其積極倡導，才突飛猛進。全國開始禁烟後，江蘇首先在每縣設立了一所規模粗具的戒烟所，二十四年以後，各戒烟所一律加以擴充改為縣立醫院，其院長人選必須經江蘇省各縣縣立醫院院長甄審委員會甄審合格，以期慎重。至二十五年年底，各縣縣立醫院一律完成，其工作為醫療、助產、防疫及戒烟；其人員則有院長、醫師、助產士、護士、調劑員、助理護士、事務員等；各院病房數，自二三十至一二百不等，大多均有完備的檢驗設備；在較大的縣立醫院裏，如蘇州無錫宜興等縣，還有X光的設備；其內容的充實，不但在當時，即在目前亦將為全國縣衛生醫療機關的楷模。

至於縣公共衛生及衛生行政事務，則與醫療工作採技術與行政劃分的制度。擬在各縣設一衛生事務所，為全縣最高衛生行政機關，已設立的縣立醫院與衛生分院均須受其管轄。(目前縣立衛生院已有將臨床部份劃出設置附屬醫院者，與戰前蘇省制度頗有相似)可惜因戰事發生，卒至無法實現，其下擬設的區鎮衛生

生所因之也無法設置。

抗戰勝利以後，江蘇衛生機構之恢復實刻不容緩，在省級方面，為加強省衛生行政力量，應設置江蘇省衛生處，俾能負荷光復地區的醫藥救濟與衛生善後工作；各縣衛生組織亦必須儘速成立。目前若干醫院，或由敵人占領，或為偽組織所支持，得吾人可以臆斷，各院所有之設備，非被他遷即被損毀，或在光復過程中將被破壞，故對於各院設備不得不預為準備，一旦光復即可迅速恢復以收容病人及辦理公共衛生。惟筆者意見，縣衛生行政與技術仍須截然分開。為顧及現行法令，即設置衛生院，另將其醫療工作劃歸其附屬醫院辦理；衛生院本身專辦衛生行政及公共衛生事務亦無不可。縣衛生院附屬醫院，至少須具有五十病位的設備，方能担負起全縣醫藥救濟的使命。至於鄉鎮衛生所的设置，則可讓之於復興工作範圍之內，不在本論之列。

三、

其次為醫藥救濟工作的推進。戰後江蘇醫藥救濟需要的迫切已如前述，不但在光復之初，即在光復以後若干時間內，醫藥救濟工作仍不失其重要性，須至有充分的衛生設備及受診機會後才可完全滿足。普通論醫藥救濟設備之良歹，總以每千人中有病床若干為標準。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第一屆大會決定的政策中，亦有以一恢復最低醫藥設備「為其目標之一。就歐洲佔領區而言，在戰前五千人中有病床三張至七張，國際聯盟所定最低限度的標準亦為每一千人中應有病床兩張，但戰前我國各地所有公立醫院總數不過六百五十八所，縣衛生院二四二所，共有病床三萬八千張，平均為每一萬一千八百人中有病床一張，以國際最低限度的標準比較已相差二十倍，離開歐洲各國一最低標準更遠。所以言戰後中國醫藥救濟，必需更進一步，除恢復以外尚需有新的發展。即至少到每五千人應有一病床，此種標準實不能再為降低，蓋此與一最低標準

品器材的補助及指導監督等責任，實地的防治工作，尚有賴於地方衛生人員努力。因此，筆者對於將「克復區域流行病防治事宜統交由中央防疫機構辦理」之議，深恐不能完全達成其任務。蘇省於光復以前，省當局即應籌議一旦光復之後克復區域的防疫工作，在各項復員工作的準備中，更應力謀設置各項防疫機構，其單位及工作應如下述：

醫療防疫隊五隊——巡迴於各縣區鄉，從事醫療及防疫工作。

隔離病院五所——設於交通便捷之區，便於輸送患者及一遇需要即可移動。

環境衛生工程隊五隊——巡迴於各縣區鄉，辦理移民路途所帶之安全飲水供給，克復地區之環境衛生改善，發動滅蟲滅鼠宣傳等工作。

黑熱病防治總隊——設於蘇北黑熱病流行區域，分設若干分隊，巡迴各縣區鄉工作。

省立衛生試驗所一所——設於省城所在地從事細菌檢驗，水及糞便檢查，病理檢驗，飲食物藥品檢查，生物製品製造等工作。

五、

戰後江蘇醫藥救濟和衛生復員的另一迫切課題，就是婦嬰保健和衛生教育工作的推進，二者與民族健康都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前者，江蘇戰前科學助產和保嬰工作，都已有相當的展開。全國四千產床的分佈，大部在沿海各省，助產學校畢業學生分佈蘇省各地執行業務者亦不在少數。但目前之原有工作的基礎已被毀壞，多數產婦已失却科學助產的照顧，仍將託其生命於無知的舊式產婆手中。至於嬰兒保育，戰時物資缺乏，兒童營養亦將發生嚴重問題。所以戰後對於產產及保嬰工作，自應作積極的推進。

護產及保嬰工作的推進，不但對於戰後江蘇復員及救濟工作上極為重要，且有裨於整個衛生事業的建設。但因人材缺乏的關係，仍不能如期預期的推廣，祇能就救濟與善後時期所可得的人材

為標準來規劃，其計劃可擬議如下：

一百產床之省立產科醫院一所，設置於省會所在地；

五十產床之產科醫院五所，設置於人口稠密之縣城；

二十產床之婦嬰保健所二十五所；

無產床之婦嬰保健所三十所（每所助產士三所）。

上項機構，一年內可照顧待產婦二十五萬五千人，新生兒及嬰兒二十五萬五千人，但實際估計，所能接生及照顧的數目，僅在九萬人左右，其計算法如下：

八百五十產床，以每床每年接五十八人計——四二五〇〇人；

九十助產士，以每人每年接百五十人計——一三五〇〇人；

醫院病床百分之十（七百），以每床每年接五十人計——三五〇〇人。

江蘇全省人口約為三千萬，依照普通出生率千分之三十計算，每年產婦及出生嬰兒各約為九十萬，如此即有十分之一的產婦及嬰兒可受到科學助產的照顧，雖然雖普及及婦嬰衛生設施的目標尚甚遙遠，但對於戰後江蘇醫藥救濟中的產產及保嬰問題，至少已可獲得一部分的解決。至於上項設施所需要的人才甚不甚多，江蘇省及南京上海等地，過去產校甚多，畢業生中將來可能為江蘇婦嬰衛生工作努力的，當不在少數，人才供應似可不成問題。

其次說到衛生教育的推進，衛生教育的重要性，已無待贅論，醫藥治療，於已發為焦頭爛額的工作，衛生教育則防患於未然，教導人民如何預防疾病，直接有裨於國民健康。戰前陳果夫先生主蘇，鑒於衛生教育的重要，曾在江蘇省立醫政學院設置衛生教育科，訓練大批衛生教育專業人員，畢業後分派在各縣推進衛生教育，成效卓著。其工作範疇，一方面為全省各中小學的學校衛生教育，一方面則以社會為對象的民衆衛生教育，可惜因戰事關係，該項工作全告停止。戰後推進江蘇衛生，衛生教育工作仍須加強實施，筆者認為在衛生教育行政方面，省應有衛生教育委員會的設立，各縣仍應恢復設置衛生教育指導員，組織衛生教育

委員會主持推進。在學校衛生教育方面，應按照教育部所頒布的學校衛生實施標準及衛生教育實施方案切實辦理。在民衆衛生教育方面，則有待於衛生機關與社會教育機關的密切合作積極推進。

六、

戰後江蘇醫藥救濟及衛生復員，所需醫藥器材之供應，一部分固不得不賴國外輸入，但一部分仍希能由國內自給。在最初十月中，各工作部門所需藥品器材，必須設法就現有及國外捐贈品中先行配足，隨後六月希望漸能由國內藥品補足之。在整個國家建設中，將來藥品工業可望日漸樹立相當基礎，對於此方面，國父實業計劃中亦曾有所提述；藥品工業關係民生問題，陳立夫先生曾說過：「藥品操之於人，其國必亡，其種可滅」。戰前藥品工業一無基礎，悉賴國外供應，以致戰時因交通阻梗，藥品補給成爲極嚴重的問題；戰後亟應積極努力。年來政府所設的幾個製藥廠，希望在抗戰復員以前，已能樹立相當的規模，戰後勢必更將增多新廠，藥物自給的基礎必可漸圖樹立。

江蘇以其優厚的人力與財力，對於戰後藥品工業建設自應且可能有極大的幫助。我們希望蘇省工業界人士，對此能積極參加。藥品工業在原則上仍屬民營企業，國營藥廠祇在製造技術特殊困難，或有其他特殊原因之下，始有設立之必要。戰後希望江蘇能有若干具有相當規模的新藥廠成立，則不但對於江蘇衛生建設的前途有莫大的幫助，且對於戰後復興亦有很多的實益。

上列各節所述戰後江蘇衛生復員及醫藥救濟工作，其所需人才的數量自不在少，此項人才之儲備供應，實爲本計劃實施的先決條件。戰事結束以前，相當數量人才之儲備實爲必要，因一旦光復之後，即需開始工作。此項人才儲備計劃，已在中央擬議之中，但省政當局亦應妥爲籌劃，筆者以爲目前似即可籌辦下列四項工作：

(一) 徵召江蘇淪陷地區內開業醫事人員來後方工作。

(二) 舉辦後方醫事人員戰後志願赴蘇服務登記，將來一旦戰事結束，即可按其志願分派工作。

(三) 先行籌設醫療防疫隊數隊，其性質等於衛生人員儲備團，目前可使擔任蘇省府所在地或者境內未淪陷地區的醫療衛生工作，並可予以相當期間之訓練，戰事結束以後，即可使其動工工作。

(四) 在淪之國立江蘇醫學院及江蘇省立醫院，戰事結束以後，應設法使其早日遷返蘇境。

至於衛生復員及復興工作所需之人才，則必需另爲培植。戰後江蘇衛生建設需要大批衛生幹部人員，此外並需要一部分專家，如公共衛生專家、細菌學專家、(包括疫苗血清製造)衛生化學專家、寄生蟲學專家、藥理學專家、病理學專家，以及臨床各科(外科、內科、婦產科、畸形外科、小兒科、眼科、皮膚花柳科、泌尿科、X光科、肺癆科、神經科、牙科等)專家，此種專家人選，可在國內外醫學院校蘇籍畢業生中徵選，必要時蘇省府亦應就各醫學院蘇籍畢業生中選派赴國外專習。

關於衛生幹部人員之訓練，其中包括醫師、護士、衛生工程師、衛生教育人員、以及護士、助產士、藥劑生、檢驗員、衛生稽查助理員等，其訓練計劃可分如下述：

(一) 國立江蘇醫學院應爲戰後江蘇醫學教育之中心機構，其使命可專負訓練高級衛生人員之責。其中醫科希以能擴增班次，充實員額，衛生教育科應繼續招生，原有以前江蘇省立醫政學院之衛生行政科似可仍予恢復，蓋因上述計劃，衛生行政與技術劃分以後，各縣衛生行政人員仍極需要，惟對入學資格，訓練年限等，似可再爲研討。此外希能增設藥科及衛生工程科，以培植藥學及衛生工程人才。

(二) 戰前原有之江蘇省立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及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戰後應即恢復，充實教學設備並擴增班次，以期質量並重。

(三) 設置江蘇省衛生幹部人員訓練所一所，訓練中初級醫務人員及各地不合格醫師，使歷相當時間的訓練和實地工作後，能

陷區百相

盟機的轟炸震動了

天快亮的上海

（本刊電溪通訊）希特勒的歐洲堡壘，給盟軍已打得破碎支離；眼看歐洲之戰，結束的日子，一天近一天。在這同時，太平洋和亞洲之戰，也正在逐漸向結束之途邁進。不可一世的日寇，不但太平洋上連遭挫折；游戈的美艦，逼近大門，空襲的盟機，屢臨本土；大陸上在印緬緬北，也接連挫敗；連我淪陷區中的「天堂」，日寇控制下的東亞經濟重心——上海，也由盟機從空中帶來了每個人直接嗅到得的濃厚的火藥味。

「天快亮了」！每個上海人都不但在心頭熱望着，而且早已很清楚地感覺着；自從一再直接地嗅到了這盟機帶來濃厚的火藥味，他們不備地覺着，而且更已很清楚的聽見閃耀在天邊，逐漸明亮的曙光！最近有友人從上海來，談起盟機轟炸的經過，和這些轟炸給予敵偽和一般上海人的影響。我覺得這事現在江蘇陷區最動人心魄，同時也是最值得報道後方蘇人的

事件了，因此根據友人所述，立刻很興奮地寫了這篇通訊。相信每個讀到這篇通訊的後方人士，一定會和我一樣感覺說不出地興奮！

以下便是友人的話：
上海的接受盟機轟炸，不止一次。從七月中旬到現在，已經三次了。

第一次在晚上，我（友人自稱）在睡夢中，給轟隆隆地巨響驚醒了，側耳仔細地聽，便聽到空中有很沉着宏大的飛機聲，明天才知道盟國的飛機，光臨上海，轟炸了停泊在黃浦江中及吳淞口外的敵艦。第二三次轟炸的範圍，便逐漸擴大，新市區和虹口中的炸彈最多；楊樹浦一帶，敵人的倉庫房，炸毀的也不少。這是預示着盟機的轟炸一次厲害似一次，現在才是開頭，以後還要厲害。一兩也明白告訴敵偽，戰爭確實到臨了上海，它從天空關頭，不久就要發展到陸上，同時更鼓舞着每個上海人，炸彈給他們帶來了曙光，這

知白

曙光催促着他們，趕快作天亮的準備！大家都知道上海這樣一個烏烟瘴氣的地方，在敵偽的殘牙舞爪苛暴荒淫之下，潛藏着不少茹苦含辛堅貞不拔之士。這些人有的是在教育界很有地位的人士，他們潛伏在上海，過着十分艱苦的日子，有的還可以維持生活，有的全靠友人補互接濟，有的喝粥都感覺困難，但他們都意志堅定，毫不搖動的等待着。他們聽了盟機接連光降投擲的炸彈聲，都興奮得難以形容。中間有一位戰前江蘇教育界頗為知名的×××，在第三次轟炸後曾高揚着手，含着熱淚向我說：「炸吧！炸吧！痛痛快快地炸吧！把上海炸成白地，連我都炸成粉碎，我也絕不後悔！」還有若干青年朋友，他們組織了一個「轟炸餐會」，盟機光臨一次，他們便聚餐一次，向各種可能辦到的本館，也來一次集中轟炸，以誌慶祝。從這裏，更可約略看出盟機投下的炸彈，

給他們帶來了怎樣鼓舞。
相反地，在敵寇和漢奸方面，這幾次的轟炸給他們的打擊，如何巨大，也是意想得到的。

先說敵寇：他們早就覺得形勢日非，盟軍接連光臨了幾次，更給了他們不小的損害，他們感覺上海已迫近戰爭，絕難長久鞏固地控制，所以他們確在採取各種必要的措施。一部分的婦孺，的確撤退了；京滬線一帶各城市，包括上海，比較重要而不大惹人注意的各工廠的機械，運往各廠的紗錠，也的確在逐漸拆卸運走中；他們更在開始作走的準備。——自然他們的走，還要到必要的時候，而且決不會好容易走。——比較有地位的漢奸呢，他們也很清楚地知道，天亮了以後，他們沒有了主子，決不能存在。所以也在利用了這日寇黃昏的短促時間，拼命地搜括，作逃難的準備。過去他們很多和經濟漢奸勾結着囤積貨物，現在卻不再要貨物，拼命地搜集着法幣，因此，法幣換法幣的比率，已由官方規定的一比二，半公開地漲到七比一了。（法幣七元換法幣一元）他們和主子一樣，也在作着走的準備。

復蘇月刊 第三卷 第八期

——理髮匠是剪刀，成衣匠是剪刀，廚司是廚刀；——上海人因此錫以嘉名，稱之曰三刀會。他們都懂些日語，敵人初到上海的時候，他們便靠着這德和日人接近，充當他們的翻譯，引導他們作各種荒淫佚樂的娛樂。漸漸地這些敵人都和他們同化了，有的吸上了鴉片白麵，有的迷戀着各種叫人腐爛的物質享受，他們漸漸地感覺離不開腐爛的上海，他們老早已經不希望穴東亞秩序能夠實現，漸漸地也不相信牠能夠實現，更漸漸地客觀形勢證實了他們的希望和信念。最近盟軍的炸彈，更給了他們很大的震動，使他們對失敗的前途，看得更清楚。於是他們都置備着華裝，加緊學習華語，儘可能地和他們從前瞧不起的一支那大——親善——聯絡，——雖然有的時候，他們還會擺起像要吃人的面孔，——準備必要時，這些一支那大——可作他們的掩護，救他們的性命。但總令他們作這樣的準備，他們的內心，還是十分惶亂而恐惑的。

再就上海的一般情形說：從表面看，上海是越炸越繁榮了。舞場、戲院、餐館、比從前更熱鬧，官能的享樂，色情的狂歡，像洪水般的地，更比從前漲了。雖然在作走的準備，可是同時又感到了未來地絕望。將來的走法，敵人和漢奸，自然絕不會相同，可是，雖然不同，他們不論走到那裏，都不會再保持他們現有的地位，得

得現有的享樂，而且也沒法保障他們坐落的安坐，卻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他們一面加緊搜括，一面儘可能地享樂。他們還戀着這已腐爛的上海，儘他們可能有的最短促的時間，儘他們的地位和精力所可能做的，拼命作着最後的享受。他們鎮日鎮夜地狂歡，女人、酒、甚至再加鴉片白麵，敵人如此，漢奸更甚。在這裏不必多描寫，只需舉一個例，便可概其餘。——備在上海頗有地位的漢奸，以前已經娶了大位姨太太，最近在一箇月中，又增加了四處小公館；他這樣連夜忙碌，結果病了，但依舊帶着病，和他的新太太們騎着豪華地馬車着。有人勸他「保重」，他狂笑着說：「保重！為那幾保重？為什麼要保重？這時候還不好好地儘量快樂一下，還等什麼時候——從這幾句話，我們可知道，盟軍給他們帶來了滅亡的信號！他們一面想掙扎，一面卻已在準備接受着滅亡！他們在這種的活活下生靈塗炭，於是上海增加了腐爛，成了酒和鴉片的世界，女人的肉體世界，沒有錢的市井，生活上自然格外增加了痛苦。但他們是樂觀的，因為他們也清楚地曉得了閃耀在天邊的光。

盟軍的炸彈震動了整個腐爛的上海，在天快亮的半灰暗的光亮中，鬼影憧憧，活動得更厲害；而在黑暗中休眠着的人們，也摩拳擦掌地準備着起來。這是被炸後上海的全貌。

131

地獄中的職業婦女

岳 登

在汪逆統治地區，自殺、強姦、遺棄、墮胎、毒嬰、虐殺……等等，幾無日不有！在這些地方，人性的沉淪，幾使人慘不忍聞！

統計自殺人的年齡，自十七八歲至四十歲不等。而促成自殺的動機，則多數是因爲失戀（尋求刺激不果），生活難，夫妻口角，或其他社會活動的失敗等。而且這些自殺者，多半都是女學生或其他智識婦女；其次則爲女工，女職員等，大學生也不在少數。而最爲我們注目的，則爲前半年某影星的自殺。她的自殺原因也仍是「因爲戀愛問題」。在她自殺以前不久，她還在辣斐劇場飾着「北京人」里的少奶奶呢。

上海的新商業——節育所

在上海，「節育所」是爲了鈔票太多的闊太太們所設立的。同時，「節育所」也是「和平區」中的一項「新」的商業。這所商場開在成都路修德新村的街堂口。在這兒，經常有許多的闊太太做着它的志願。此外，以「髮帶」爲職業的神女，工廠女工，職業婦女，也都是少不了的。所里的老闆姓江，是一個廣東人。據他自己說：「我是在德國留學的，我曾經將全

世界所有的節育方法都試驗過了，覺得德國荷蘭芬博士的辦法是最可靠的，況其在中國，這個辦法曾經被「上海婦女節育會」採用過。

它的辦法是將一個「美國特製」的外套橡皮彈簧的合屬小圈，塞進子宮。說是「這樣可以殺盡進入子宮內的精虫」。同時他還有一種「特別減價」的辦法：「凡是靠薪給度日的職業婦女，和工廠工人，全可以來請求減價……我們是抱着服務社會的宗旨的！」但規定必須曾經生育過二個以上的孩子的，才施手術。否則，是難以照辦，因爲生男育女的一件大事，到底是在女子的手裏呀！這不是欺騙麼？無怪乎僑記者也這樣「心里在想」：「僑生祇是爲幾百元的鈔票，而將一個小銅圈塞進女子的子宮里，不知有幾千百條生命要犧牲在這個小東西上！」

南京成了少女嬰兒的屠場

物價高昂，生活的不能維持，與婦女們中新的職業，而加多建地而也。生子

也一天天多起來了！而且，「目前各地那裏有育嬰堂的設置呢？」就是現在僑「國府」所在地的南京，「也不向村關如哩！」因之，當一個嬰兒被拋棄路旁時，「崗警不能負責，保長也不能負責」了。原因是被棄的孩子，實在沒有地方可以送！所以生活在汪逆統治區中的人們，親眼看着這慘劇的時候，也不由得不「大聲疾呼的喊出救救孩子」的呼聲！

且聽看下面一個故事：

「娟素」是南京的青年歌女，飢寒逼着她的父母把她賣在烟花叢里。她的假父和假母（鴿母）在她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商女生活以後，又接受了一個浮蕩子四百元僑鈔，把她「許配」了給他。她沒有接受，斥走了那浮蕩子。她的假父母把她打得遍體傷痕之後，復罰她跪在露天，飽受冷風的侵襲，並且威逼她「早作打算」。她沒有別的打算，僅來十塊錢，買了八元生鴿片，毒發氣絕時，鴿母和老鴿也早逃之夭夭了！」

「繁榮」了「秦淮河」

在南京，的確，任何一種買賣都在「繁榮」着。這就說秦淮河吧。歷史不是告訴我們，南京的秦淮河，是「秦淮河」嗎？

是，今日的秦淮河，也終於不過是「一灣污穢的臭水」而已！

你不看見，在叫化子川流不息的夫子廟前，幾家跳舞廳不是照樣的「生意興隆」？儘管口中嚷着沒辦法的窮人很多，而終日進舞場戲院的汪家新貴和有錢闊老也還不在少數。「這個道理，你也不必去想，你更不用去想，其實想也是多餘的！」

夏天一來，跳舞、看戲、打麻將，已都不十分時髦。最時髦的，是逛秦淮河，秦淮河便也及時的「繁榮」起來了。每當夕陽西下，小公園岸傍和舟步碼頭的所有「畫舫」便都被雇一空。簡直是「畫舫」如雲，笙歌達旦。然而「水的臭味，一陣陣飄來，卻實在叫人難受！」

這時，幾家酒樓、菜館，你可以聽到不時有許多「色情的狂笑」透透出來！有時你還可以從窗洞裏看到：倒在吃客懷裏的女人，在強笑着勸酒！

賣唱的小姑娘，她們也有着一隻船。拉着琴的閉着眼睛拉着什麼二簧西皮的調門兒。賣唱的小姑娘，常常是硬纏着嘶啞的喉嚨，在勉強地唱着幾句不自然的京戲或小調。這種小姑娘，年齡最小的還不到十歲。在「戲茶社」，這種演唱方法却來得更妙：第一個是年齡最小的，「她走到台前，馬上背轉身，好像先叫你欣賞一下她的屁股。她唱了，並不馬上轉過身來，大概是在唱個三五句之後，才撒嬌似的轉了轉

過身，叫你看到廬山真面，唱完了，轉過身走向後台，就這樣一個上來，一個下去，牌也是跟着掉換……」

這是「清唱」，「清唱」完了，還有「彩排」，戲目多為打花鼓……之類。它的內容，可以從偽記者的一段話裏看出來：「我真沒有預想到有這樣高超偉大的藝術，演的技巧能叫你週身骨頭發酥，聽地門污穢下流的對白和看她們過份色情的動作，使你為社會教育擔憂……！」

與秦淮河媲美的，還有嘉興南湖的煙雨樓。「煙雨樓」，位居南湖的中心點，建築宏麗，風景秀雅。婦女多習搖船。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搖船者，幾已全為婦女。她們多為鄉村婦女，健康，樸實。因之，人們到這兒來的目的，不是欣賞它的秀雅的风景，却是要去「做一次問津的劉郎」。所以到那兒去的人，多為一般「善於冶遊的」浮蕩子。他們利用着遊湖的機會，把金錢為餌而引誘船娘們。船娘們也由於「潮流日新月異」，而跟着舉步起來了。她們多習以為常的成了事實上的秦淮歌女！

現在，「南湖船娘」的營業，也跟著汪逆偽政權統治下的社會不景氣而趨於清淡了，目前她們雖然仍婷婷玉立的在南湖近處叫着「南湖去哦，南湖去哦！」可是嬌嫩的聲音，已再鼓不起人們的遊興！她們的生活，「在高壓的生活程度下，已感

難以支持的苦痛……」

秦淮歌女是如此，那些因生活程度高壓被迫而流為妓女的又是怎樣？她們是更慘苦了！

多數的下層婦女，在物價高昂下由於沒有正確的社會認識，她們在耐不住苦痛的時候，被人引誘着「背夫潛逃」而去做了娼妓。然後又在丈夫家或父母家的親屬發覺下被扭往偽「警局」或偽「法庭」！也有多數的中下婦女，為了丈夫的離別多年，又沒有其他親屬，不得已自願的去做了「神女」而終身沉淪於人肉市場！

但是，現在這些「神女」們也開始遭逢了更大的厄運！雖然偽組織也自認「極不容易禁絕」。現在，娼妓最多的是蘇州。偽政府以體面關係，只得捧出了「有關治安殊鉅」的幌子，而「令飭」所謂「公娼管理處」須「嚴加管理」。並決定以「抽籤辦法，逐漸淘汰下級娼妓」！而對於那些還存在的妓院，則須徵抽所謂「娼妓捐」！

色情的歌舞與話劇

目前在上海，據偽記者所報導：「百業趨向蕭條的現在，靠女子支撐的任何營業，還保持繁華常態」。

幾家專演色情歌舞的戲院，雖然被當局（指偽政府）一再查禁，但據說越查禁生意越好，他們居然靠了演員們的大腿，過着怪舒適的生活。

「不說歌聲，這如此吃香，就是許多堂堂大明星，尚且在銀幕上，把肉感部份零碎出賣，運用色情去抓取觀眾！」

最近，唐楓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團」在蘇州劇場演出「日出」時，第一幕中陳白露（唐若青飾）對方達生說：「怎麼，你的眼睛裏掛燈籠了？」然後她補上一句：「台下這麼多人看着，你不怕難為情嗎？」看吧：她（他）們在這樣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以後，又在用這樣的巧言企求獲得觀眾的掌聲！

我們不是「玻璃杯」

在京滬路上，你如果多花點錢乘那華飾的頭等車廂，你一定可以看到另一種所謂新興的「職業婦女」車廂中的女侍者。上車沒有多久，門外就會有一個年青的姑娘走進來，大多是十七八歲，穿着一身藍制服。塗着鮮紅的胭脂，散披着短短的頭髮。隨手把沙發一擦，便向人們道着聲：「請！」然後出去端了一杯茶進來便去了。

「我們的工作是很容易的，」當人們問起她們的時候，她們會這樣答覆你：「若是每個乘客上車的時候，為他們安排好座位，再替他們倒一杯茶，便算完事。」

「那麼，你們受過訓練麼？」

「沒有，我們沒有受過特殊訓練，像我這樣剛出校門來車上工作的是很多，全

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

他們大多數都是初中程度女學生，年齡也是差不多在十七至二十之間，每輛頭等車中都有四個這樣的「工作者」。她們的收入，在前年每月連津貼小賬約有八十至一百元偽幣，不過因為是在車上生活，所以全得在上海南京兩地輪流住宿。

正因為她們全是為了吃飯問題，所以她們都這樣說：「我們相信我們幹這樣的工作是神聖（？）的，然而有人不明白我們，當我們是和一般「玻璃杯」之流的女茶役一樣，對我們任意調笑……」

「一隻沒有時針的錶」

現在，再看看較低級的真正「玻璃杯」的實際生活吧。

這些人是「整日地在過着向人乞憐的生活，工作在四週不透氣，不透光的黑黑的場子里」，「不足兩」和「下賤」的待遇，帶走了她們的青春！她們被生活磨損，忘記了時代，忘記了對生活以外的工作，她們是一隻沒有時針的錶，一部沒有「車腳」的「廉價」的機器，她們是「人類的渣滓，她們是成天做着一個「孩子」和「丈夫」兩面討生活的苦工！她們的身體，已經由命運派定了這樣的送給了一白相人，做着他的「搖錢樹」！

在四馬路和雷波路一帶，就購和充滿了潮溼的衙堂里，擠滿了許多這樣的「廉

貨」和「搖錢樹」。

關於她們的來源，大都是這樣：「白相人」每天在馬路上祇要碰上一個「鄉曲」樣的大姑娘，他就會放出一副「仁義道德」的神氣，說是介紹她去做工，約定時間給她購房間進行談判。一旦她答應了，那麼，她就得先盡着這樣的「義務」

「你先得陪我過幾夜，」

待到睡過幾夜，她的命運便從此終結了！

「每天事情又清爽，「白相人」說：做工多麼清閒呵，女招待交接的又都是上等先生，一杯茶只要交賬兩角，客人到給一塊兩塊，餘下來全是你自己的，一天祇是五六塊，好起來十塊也沒定規……」

你做工做一年也做不到。」

於是，他引着她去見了遊戲場的「玻璃杯」總包，發給一張場子的派司，給她介紹「同業的小姊妹」……這種廉價機器，在二十九年冬，已經有了五千八百多！

每天，十一點以後，同了小乞丐樣的孩子在欄樓上，吃過隔夜用開水泡過的泡飯，就趕到遊戲場里去。一年中除掉年底休息三天以外，每天至少都得離四杯茶錢。當她們繳不出茶賬，維持不了一白相人丈夫和孩子的日常生活，於是就去幹起秘密賣淫的勾當來。為了兩三塊錢，她們就得供人做一夜洩慾的「機器」！因此，她們就得多添到產產的時候，（下文轉28頁）

復蘇史料

江南游擊勢力消長史略 (三)

徐秉權

第五支隊

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係就江蘇東鄉朱壽華所部編成。朱原名松壽，長壽人；在民國十七年為江陰東鄉屢次發起暴動之共產黨領袖。被捕後，送反省院，廿三年，在鎮江江蘇省黨部自新，始改名朱壽華。廿六年，江蘇省黨部派在江陰縣黨部特務室工作，與西鄉之梅朗（即梅光迪亦為共產黨變份子）同在一起工作。江海瀆陷後，二人氣味相投，乘機煽起，分別在江陰之東西兩鄉，各植死黨，搜羅武器，吸引青年。當時事端並起，為求民衆擁護，二人尚未露真相。廿七年春間，朱至溧向忠義救國軍接洽編為第五支隊後，朱任司令，乃權為日益擴張。朱本人腦筋簡單，略識之無，一切由其參謀吳子卿操縱。吳亦係共產黨份子。同時，梅光迪更由西鄉從丹陽管文蔚處，接洽得茅山路線，并暗派何克希化名何平至朱家中，秘密策劃。於是遂與忠義總部所派駐該部負責收編之

復蘇月刊 第三卷 第六期

專員袁亞承，勸祖歸部；並不時以索餉索糧相要挾；同時，朱之家中，亦形成變相之指揮機關。廿七年夏間，朱派吳子卿往常熟縣境聯絡他部，歸途於北橋附近，被周振綱所部邀擊斃命，朱態度益顯，認周之殺吳係袁所指使。袁忍無可忍，聯絡地方黨政士紳及各自衛團隊，將五支隊重行改編，給朱以上校參議名義。朱陰謀未逞，遂率其死黨張根林陳小文朱根泉等部約三百餘人實行叛變，竄據江陰之沙洲后腰一帶。袁率五支隊一三兩大隊李安章曉光兩部，與地方各團隊跟蹤追剿，后腰一戰，朱僅以身免。乃逃往十二圩港，勾結楊行恭。袁既率內應，乃積極調整所部，日軍執道，該軍總部即以袁繼任第五支隊指揮。袁之作風一改朱之舊態，完全以地方民衆為行動基礎。一面理頭整理軍械，不數月，殘缺之五支隊，竟補充完備，軍容一新。所屬第一大隊計為李安，第二大隊陳慶章，第三大隊長章曉光；旋並將長涇包漢生部，亦編為第四大隊。力量既充

，乃開始與敵偽週旋；艾家橋之襲擊，荷陽山爭奪戰，沙洲錦丰鎮之爭奪戰，均為袁所指揮該支隊後之輝煌戰績。其他大小戰鬥不下百次，使敵疲於奔命，偽攻無法推行，並為該軍奠定澄錫虞三縣游擊根據地。袁君係浙江紹興人，在溫春派後即隻身到澄，領導汪陰一帶青年壯士，與敵人作游擊戰鬥，前後凡四五年。江南敵後編的一頁游擊史，實賴袁君戮力，始得逐步發揚；澄人至譽之謂成功始現代劇應派。按袁亞承係化名，乃為便利工作計。其真實姓名為柯清源，現為忠義救國軍高毅幹部。

第六支隊

該軍第六支隊原係就常陰沙楊行芳所部編成。楊係號稱「沙王」楊在田（楊老九）之侄。因所處在江邊十二圩港，地位至優，在平時本屬鹽場出沒淵藪，輪船後，鐵道中斷，沙州港口乃成為南屬各縣居民，往來滬上經濟貨運必需取道之所。於是旅客雲集，第三團之輪船亦連日來往。

一五

熱東北一帶游擊，自張在溫河通，趙等深明大義，不願受僑命，乃與忠救接洽受編。此外，有彭家橋樂山港之趙培芝，趙培芳弟兄所部，江陰游擊之高品等部，亦接洽願受編。趙培田莊之楊春華，雖掛名偽地方自衛團，實亦與忠救有默契，當時頗收掩護之效。茲略述各部隊始末如后：

梅明章為宜興人，所部活動地區，在錫宜兩縣及太湖區域，忠救編為第九支隊。梅精明強悍，深沈有為，曾一度有計劃的投入偽組織，任錫南橋一帶偽自衛團團長，與偽寇合作聯防，情形密切。旋誘使寇兵長官檢閱其部隊，梅即趁機將前住檢閱之寇偵兵全捕殺，由太湖反正回山，俘獲之寇均解送總部，旋任為該軍第一行營總隊長，於卅年底，隨第一團在京滬路北道武錫三角地游擊，并參加焦店戰役。梅勇猛當先，不幸於應付清鄉掃蕩及抵抗來敵之戰時，前邊遇害，於江陰之西三日慶中敵伏陣亡。

高品字杏軍，江陰青陽人，為一自不識丁之農民，然勇悍善戰。原係忠救軍第五支隊第三大隊副團長，後升為中隊長，終，章升任第五支隊指揮後，以高品建軍績，繼章後擢升為第三大隊長。調山受訓後，請假返里，因留滯控制游擊基地之少數留守部隊及地方團隊，不堪江陰之壓迫，乃率推高留滯主持，與偽方接洽，編為青陽自衛團，以為掩護。一時收容部

復蘇月刊 卷二第 八期

隊甚衆，為忠救軍陷區之一重要聯絡站。當忠救第一團郭部再打入路北至江陰東鄉游擊時，寇為二期清鄉正急，清鄉指揮部設江陰之峭岐鎮，有倭少將旅團長駐任指揮，當時高運用偽名義以掩護軍實出錫澄之封鎖線，高率部即反正。焦店一役中，與忠救一團夾擊敵掃蕩部隊，予以重創，高亦與有力焉。不幸當敵二次掃蕩時，奉上级命令，將主力疏散於芙蓉村中，未能隨一團渡江。敵將全河包圍搜索未獲，乃將青陽一帶之鄉保長拘禁，作為人質，責令交出高品，否則全部處死。高係直性漢子，為免犧牲，裡里又老為挺身而出，遂由敵押解蘇州，聞已遇害。

黃真白為黃埔軍校生，錫西張鎮橋人，受忠救軍編為第二十支隊，黃任支隊司令。但實力不足，同時與錫西之千鎮聯防又不能協作，不旋踵無形解體。黃由江陰行署派任代理松江縣縣長，未能到任，後入陷區，情況不明。

公趙北馬樂兩部，入蘇達三千人，實力頗為雄厚。二人原係三十二集團軍別動隊，趙北馬兩部，曾派人誘使偽偽，趙北馬二人，位與忠直，深知大節，不為所動；而馬又係法政大學畢業之大學生，亦具愛國熱情，故即向忠救軍請求常熱縣境，隨著戰事，且深得民心。忠救軍奉命調山整訓時，曾命該部隨同入山，

乃因失期未能趕去，遂暫留陷區。忠救部為整飭紀律，認該部既不適宜入山，難免不假借名義，倘紀律敗壞，引起民衆反感，將為全軍之玷，隨將其名義番號無形取消，不久二人為適應環境，亦另行接受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命令，編為江南保安第三縱隊，趙馬分任正副司令。時當江抗東進，橫行京滬線，忠救軍既已全軍入山，遂專以趙馬所部為目標，二人勢孤力單，所部遂被磨滅以盡。趙後身出逃，不知去向，馬亦銷聲匿跡，一支可用之游擊隊，如此結果，良堪浩嘆。

彭家橋趙培芝之編培芳所部，給忠救部難難一步，當忠救軍入山時，亦將該部名義無形取消，以絕流弊，趙遂附屬。在常熟西北楊田莊之楊春華所部，實未檢點，指揮五支隊時，曾統該支隊第二十大隊長，但亦未能調離田莊出外游擊。朱走袁繼，楊仍與與默契。忠救入山，包漢生部獨力游擊江陰東鄉，與江抗鬥爭激烈，楊培芳之力不少。後忠救一團直入陷區，楊正思率部反正，事為敵覺，全部被繳械，楊本人亦被捕，後情況不明。

此為忠救軍在陷區收編游擊隊之概略。僅以過去聞見記憶所及為據，當然殘缺不全，有待於高明者之補充。至現在忠義救國軍在陷區內再接再厲之掃蕩游擊，因事關軍事秘密，恕不詳敘。

復蘇氣象台

江蘇旅渝同鄉聯誼晚集

之 起

江蘇旅渝同鄉會，于本年八月三十日
下午七時，在來蘇堂舉行第一次聯誼晚會
。由洪蘭友錢大鈞陳繼承三氏主持，江蘇
省政府委員高建時氏新近蒞渝，亦到會參
加，計到同鄉四百餘人，在戰時首都有此
晚會，參加者倍感親切。

一 報道同鄉服務概況

主席洪蘭友氏致詞：略謂：「參加晚會者
，咸為本會主人，故今天所歡迎者，是主
人，而非客人」。繼報告該會自八月一日
起開始服務以後之概況：「關於同鄉免難
救濟，申請救濟者，計六十三人，計發救
濟費七千餘元。申請職業介紹者三人，已
介紹就業者一人。所有失學青年，均酌送
校收路費，及代為證明學歷。現服務部門
業務，正在積極開展，雖本會建築費尚多
負債，擬先募集事業基金，竭誠為同鄉服
務」。此外，更報道幾點：「江蘇省立醫
院自八月一日起，即遷至本會為同鄉免費
診療，受惠于同鄉者不少。另由本會設立

公共信箱，為同鄉轉遞信件，以資便利，
本會閱覽室所藏書籍，亟待充實，希望同
鄉踴躍捐贈」，到會者聆洪氏之報告，均
報以熱烈之掌聲。

二 研討復員復興問題

告終了時，特別提出：「目前抗戰勝利在
望，吾人哀念故鄉淪陷已久，最關切于懷
者，自為如何收拾及整理破殘的故鄉，故
同鄉會擬于短時期內，組織一江蘇復員復
興問題研究會，邀請後方江蘇先進參加，
詳加商酌，擬定方案，以便提供政府參攷
」。洪氏報告畢，即由參加晚會者自由捐
獻，為募集同鄉會基金之序端，結果，共
得國幣七千另八十元，經洪氏代表理事會

再三向捐款者致謝，並聲明：「本會所有在
渝同鄉，能繼續的踴躍捐輸，藉以開展同
鄉會應辦之事業。」

三 游藝節目至為精彩

游藝節目開始，先由江蘇青年多人，作國
樂演奏，有大慈曲、陽春曲、錦上添花、
春江花月夜等名曲，歷一小時半，方演奏
完畢。演奏各青年，對國樂造詣極深，前
曾參加復蘇丹會演奏，乘此良機，將來能正式
組成一國樂團體。最後由張君表演大套魔
術，共有五個節目，手法熟練，過目清幽
，足與馮守義氏相媲美。
遊藝會，已近十時左右，參加者均挾
歡悅的心情，離開會場。

江蘇青協一月來的活動

之 起

本夏季，重慶的氣候特別炎熱，江
蘇青年協會的同人，却隨了炎熱的氣候，
交流著真摯熱烈的汗，從事各項業務的推

進。自從七月十六日舉行年會以後，已接
連的開過兩次理事會，討論各組
進行事宜，並在八月三日，在七星崗江

蘇康渝同鄉會來蘇舉行會員座談會，請吳雅暉先生蒞臨演講，大家都感得異常的興奮，和熱烈。

一、慰問故鄉同胞與當前任務

會後，該會發表了慰問故鄉同胞書，先說明了一種懷敵土降敵，仍在瀕邊，虎狼仍在盤踞，留省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仍在度着水深火熱的生活，吾人雖居異鄉，休戚實屬相關，不禁感覺到莫名的慘痛。最後並提出了這樣的保證：「我們集合着青年的一羣，加緊彼此的聯繫，認定救鄉建國的目標，團結力量，勇往邁進，直到失地收復，獲得解放為止」。

二、以工作綱領為活動之出發點

該會對於一切進行事宜，擬訂有「工作綱領」，其總綱是：(一)本會會員應道義相結合，學行相砥礪，俾能改進社會風氣，肩負建國責任；(二)本會會員應立志先行健全個人，以健全團體，以建立社會事業之基礎；其工作項目：一在組織方面，建立本會基層組織，就省境內，劃定區域，酌設支會，並于各縣設分會，同時，積極徵求後方及省境內優秀青年加入為會員；在調查方面，注重于(一)旅外同鄉機構之調查與聯絡，(二)本省黨務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及一般情形之調查，(三)本省抗戰史料及殉難同胞事略之調查，(四)本省奸匪敵偽活動情形之調查；在研究方面，注重于(一)學術及實際問題之研究，

(二)敦請名大舉行學術講演，(三)核訂會員進修標準獎勵其著作；在出版方面，擬發行定期刊物及編印叢書暨其他出版品；在服務方面，注重于(一)籌集事業基金，創辦文化事業，并發展經濟事業；(二)提倡會員儲蓄，并協助其各項事業之發展；(三)辦理本省來渝青年升學就業指導事宜；(四)定期舉行聯誼，游藝各項活動；這個工作綱領是該會一切活動之出發點。

三、產生負責人建立核心組織

七月十六日年會選舉結果，經主席團開票後，係馬元放、鈕長耀、祝平、王公

瑛、張淵揚、任康黎、洪鈞培、王慕、王振先、于錫來、吳開天、吳伯明、張翼鴻、謝若韜、馮克昌當選理事，陳榮如、傅澤彬、鄭宗毅、羊宗秀、蔣煥文為候補理事，汪寶順、吳紹澍、劉季洪、張道行、濮孟九為監事，曹宗鑑、許開天、李錫平為候補監事，旋舉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經推定馬元放、鈕長耀、祝平、王公瑛、張淵揚為常務理事，濮孟九為常務監事，並已分別推定總幹事及總務、組織、文化、經濟、服務各組組長及幹事，積極推進會務。

我們希望於青協者

曼石

在沉寂甚久的時期中，青協重整陣容，荷負起鉅大的使命，這不是偶然的。

發揮江蘇精神，建立青年江蘇，這是前後方無量數江蘇人士一致的熱望。如果

大家向着這個目標邁進，認識未來的局勢，認識過去的錯誤，實為先決要點。

在這裏，我感得：青年團體該屬於廣泛的青年的，負責者應放遠目光，適應環

境，使優秀的青年，集結在統一的目標之下。尤其要化除任何狹隘的陳舊觀念，默

察一般青年的心理與要求，就最切實的最有效的工作方向，從領導青年的實踐中，

發揮領導青年的作用。

因此，希望負責者對工作綱領，更能詳細的檢討；對所有江蘇的青年，更加緊

吸引與集結！

東西行記

西行回憶

士良

起迄達十省，費時逾半載，是個人內進的片斷紀錄，可供往來旅客作參攷。目見所未見，耳聞所未聞，是東南一角的遭劫情形，應對後方人士作報道。

當七七事變發生時，記者猶在白下服務政院，瀟瀟吃緊，方歸籍故里，料理家務，因上有古稀老父，下有稚齡兒女，既無昆仲分資，又勢友戚可託，故不得不有此行。不料竟淪阻在鄉，千方百計不得出。家中早已被劫一空，可謂除身外無長物；敵偽則常加威逼利誘，環境尤應付不易。初則匿避太湖中之馬蹟山，不啻世外桃源；繼因土匪光臨，一再遷移，嘗盡難民之苦。雖後方同鄉友好，迭函促來陪都，奈幾試脫離虎口，均未結果；延至去年初春，始得由江蘇常錫交界之雪堰鎮鎮，渡太湖西來。其時家鄉一角，已由我方之忠義救國軍駐防，故事得通行護照，不幸適逢蕪東戰事，歷盡艱辛，方克到達，不啻唐僧取經也。茲值到滬一週，爰將回憶所及，濡筆記之；雖云前塵影事，在個人可作終身紀念，在閱者亦可助公餘消遣，所懸懸者，美麗家鄉，尙陷敵手，劫後家庭，暨淪區同胞，日處水深火熱中耳。

一、冒雷雨偷渡鬼門關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即農曆正月初九晨八時，率同有志赴後方工作之同鄉及求學青年共十八人，買船兩艘，由雪堰鎮出發。河干擁滿送行之親友及觀衆，一聲再會，手帕與呢帽齊飛，予已含淚欲滴，蓋從此一別，後會難期，當此臨別，能無黯然！故送者行者，於數十丈外猶相揮手示宜，直至各不見影而止，當時情景，實難追述。幸解纜後一帆風順，下午四時即穩渡九十里湖面而抵雙揚港。甫登岸，

即聞有日寇在村搜鷄，於是暫停舟於蘆葦中，直待至薄暮方敢次第上村，因三里外敵建有瞭望台，駐兵看守，倘窺見可疑人物，即開槍追捕，有生命之危，故日間均不敢成隊行也。

予等到村即設法過夜，奈鄉長他往，無其他負責入可資接洽，鄉民均不敢留宿，不得已連夜趕赴蜀山。行抵該鎮時已暗不見路，天公且惡作劇，甫交春候，竟下雷雨，十八尊羅漢變成落湯鷄，衣履行李無不濕。蜀山僑保衛隊長史姓，竟斷拒絕留宿，不肯予以一臂之便利，露宿於軍莊

抵達最前線之湖波鎮，一名羅埠。

二、行行重行行

二十四日吾等抵達羅埠後之第一件事情，爲找尋麵館果腹，蓋已一日夜未有滴水，粒米入口矣。次爲料理隨余內進之三位錫籍學生赴張清齊井之念劬中學肄業，該校係前江南行署主任冷蓉庵氏爲紀念其母林太夫人而設，內容尙稱完備。嗣即雇驢伏押解行李由小路步行二十里至省莊，投止保長楊姓家。爲時尙早，乘暇由保長導遊當地名勝海會寺。建築雖不甚宏麗，然叢林修竹，環境幽靜，主持僧招待甚殷，盤桓至薄暮方回。翌晨，(廿五日)冒雨步行三十五里至白規進午膳，繼行至花廟已天黑，且路滑，又無村落，沒奈何投宿一治坊內。然幾經尋覓方得方便，稻草地鋪大鍋飯，將就混過一宵。二十六日仍雨，步行二十里，經杏村至流動橋過夜，此鎮比較熱鬧，往來旅客亦多，濕漉淪陷後已成爲交通要道，客棧連飯店，一宿兩餐三大元，取價固不昂也。二十七日，天公放晴，步行四十里至安徽之廣德，行李均由軍民合作站派任挑送，凡旅客持有證明文件者，都可向該站要求，軍人更不必說。此種組織極佳，軍民受惠非淺。每里僅取資八分，但有規定銜接之段落，須問明白，方不致中途誤程。今日天氣晴和，加以道路平坦，爲步行中最舒適之一天。同伴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八期

多年輕脚健，故行疾；一二年事稍長，借予緩行落後；予則自嘆不如，常爲押隊官，且手托第一日雷雨時走濕之布鞋一雙，隨行隨曬，因鞋之夾底縫有鈔幣數千元，恐受濕後等於廢紙也。二十八日，因連日冒雨苦行，故仍留廣德休息。適值農曆新年，市面呈昇平氣象。夜市尤覺熱鬧，故均出外觀光，聊償數日辛勞。三月一日，同人仍留此間首屈一指之廣德飯店，予則於午後至江蘇財政廳休息，不料走錯路徑，天黑猶在半途。忽又大雨傾盆，衣履盡濕，直至黃昏方到。此係元宵佳節，跋涉長途感慨已多，夜行逢雨，益增怨苦！二日仍留財廳等候衣乾，三日方約齊同伴走二十里至戈村。四日冒雨走柏墊，五六兩日仍留柏墊，宿處極劣，飯食更壞，床下做豬窠，豈當飯菜，均破頭兒第一遭嘗此滋味也。七日繼續前進，步行六十里至九宮廟，八日僅行二十里至河灘溪，此鎮甚大，商販亦多，已有下江式之旅館，故晚間聚餐於杏花邨，大嚼一頓。九日行四十五里至橋頭鎮，十日僅行十五里至牌灣店，此間已有公共汽車可直達歙縣。但乘客擁擠，祇可分批登記，否則車輛不夠支配，秩序難以維持。故予於十一日與本家樹藩君先行，中經績溪稍停，一百七十里車程，傍晚方到徽州，投宿安樂酒居。旅行之苦，於此告一段落。在途已十有七天，計程共六百華里。

三、徽州作寓公

在長途跋涉後，到歙縣，如天堂，安樂酒店爲該邑最大旅館，一切尙稱舒適。此時十數學生，已設法盡去屯溪江蘇陳中求學。其餘全行者，有三人已獲工作他往。同寓者僅吳子涵張煥文二君。終日相借，尙不寂寞，直至予離歙之前三日，吳張二君方去屯溪待事。出旅舍數百武，有太橋一，每於夕陽西下散步其上，或乘涼，或觀月，心胸爲之一暢。適本家吳則中君亦寓徽州，常相過從，並勸即在前方服務，藉可與家鄉常通消息，或爲擔任淪區工作，爲桑梓服務。予當時頗然其議，故即電渝本家祖查老人徵求同意，不料待過一月，方接回示，長途萬言，略謂：爾亦須討到重慶，且隨濟川資，並時書介紹沿途熟人，設想之週到，無以復加。因感其意，並欲觀光陪都，會晤友好，決繼續前進，候車首途。然留歙竟逾七旬之久，足迹已遍及城角，除一度至小南海遊覽外，常去西干山健散步。

西干山爲徽邑惟一之名勝，亦爲民衆避空襲之佳地。雖不高峻，然有下列諸勝：一、太白樓，二、碎月灘，三、石淙，四、長慶塔，五、款雲沐月，六、漱芳亭，七、如意寺，八、妙法寺，九、藏經寺，十、福勝林，十一、雪齋亭，十二、馨葉樓，十三、五明亭，十四、五明泉，十

五、浙江墓，十六、梅花嶺，十七、花露亭，十八、清瀾亭，十九、拔雲古道，二十、古拔雲亭，勝蹟雖多，不半日即可暢遊無遺，惟一部份寺院，已為軍人駐紮，不能入內參觀為憾。除西干山外，尚有所謂小南海，孤峯兀峙江中，四面環水，往必渡，嶺有寺院一，不甚宏壯，與同遊者三人乘興小酌，並進麵點，方丈持紙索書留紀念，立揮兩頁以應之。往返共三十里，吾等緩步當車，如能雇舟前往，則可領略水陸兩景，勝於步行多矣。

徽州非大邑，更無其他風景足遊，曾閱完新出版之「Chaochin Asia」一厚冊，西人之眼光及其考察所得，反較吾人精確也。上午為防空襲，強迫人民疏散，商店閉門，須至下午三時後方可營業，前方各城市無不如此。久靜思動，遂於五月二日與則中兩人作屯溪之遊。屯溪為皖南重鎮，商業繁盛，機關亦多，距歙僅六十華里，由江蘇農民銀行自備汽車駛往，一小時即達。投寓黃山飯店，午由皖南實業公司經理費士君請客，並介紹由上饒抵屯溪之全國合作社協理陳惟毅，及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之陸國香等數人，因以得識陳陸兩君，為將來得乘社會部便車之張本。是日午後，天忽大雨不止。三日，天已放晴，往遊公園，並遊大街，亦不滿爾爾。四日早車回歙，與陳陸二君約，決乘合聯處便車赴滬，因金華已疏散吃緊，不能通行

矣。

五月廿二日，為予在歙最後並最可紀念之一日，敵機竟大肆轟炸，予與則中及鄭德升君三人，避於農行宿舍對面之小荒園內。機槍掃射不已，幾瀕於危。槍聲稍止，急奔入宿舍，每下一彈，則房窗震搖，不敢動彈者逾半小時方止。所寓安樂酒店緊鄰之鐵舖被炸，並死二人，僉謂敵機目標在炸旅舍，因其建築宏麗，幸未中的，否則予之行李將化為灰燼，西行亦將發生問題。驚恐之餘，連夜遷寓農行宿舍，然備宿一宵，即與歙告別，深以未能一遊黃山為憾。

四、觸目傷心話上饒

五月廿三日午後六時，附乘江蘇農民銀行解款車去江西之上饒。同車者有第三戰區特務團軍需魯樂民及其護車衛士四人，魯農行押運員等。因金華方面之路已破壞，故取道屯溪。夜宿車中，於廿四晨經所門之坑口村，天雨橋斷，車陷泥中，雇民快費半日工夫方拖上平路。午抵浮梁，（景德鎮）晚抵婺源，寓東南飯店，市面似甚冷落。經浮梁時，備擬一遊此古鎮，並訪老友楊仁溥君，（楊君服務於浮梁戒嚴司令部，迨予抵後方悉其慘遭滅頂之禍，在歙時曾兩通尺素，情與行篋一併失法），但因迫於行幹，備有傳單進發時間，故未能如願，望失良機，望今引為遺憾！二十五日晨五時即開車，甫抵衢者聞化

之華埠，即因警報停駛。下午六時後，方能繼續前進。於月色朦朧下，經常山，玉山，直達上饒，已萬家燈火矣。當即往訪江蘇省政府駐饒辦事處主任方承範君，由彼派員伴送至花園飯店暫住。因上饒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所在地，非僅為東南黨政軍工作人員會集之中心點，且為往來旅客及內進轉學青年所必經之地，故旅館均有人滿之患，檢查亦甚嚴密，若無熟識人介紹，確不易於倉卒間覓得一榻地。此亦受金蘭吃緊之影響，各機關均疏散物資，而缺乏交通工具所致。到上饒之翌日，即驅車往訪陳惟毅陸國香兩君，探詢開車日期。因陳在屯溪面約外，又蒙電邀約也。不料去時遇空襲，返時遇大雨，而車須遲十日方開，且已不能取道浮梁。既無其他辦法，祇可耐心等候。在等候期間，除閒遊街坊，參觀市容外，受盡空襲之苦，一日數驚，習以為常，且無防空壕可資躲避，須逃出城郊四五里方保安全。如六月一日晚餐時發緊急警報，六月二日晨五時即有空襲警報，繼發緊急，連續兩晚五時方告解除。上午十餘鐘炸屯溪之長安司令部，下午炸火車站，予急不擇地，隨乘避於小丘高射砲陣地。有時敵機飛臨頂頭，緊張過甚，致夜患神經痛，不能入夢，全日痛楚難言一頓，亦不覺覺。此乃須添白髮之重要原因。又如六月五日晨八時發警報，幾遇險，下午二時警報，以疲

(下文明三三頁)

復蘇茶座

略辨粟麥齋隨筆

范放

二十二 兩下抵住了

這些都是從報紙上撿拾來的：
徐部長慨嘆好人不到糧食部來！
花紗布管制局霉爛布匹達三萬萬六千萬元。

濟南農民繳糧，必須附交運動費，否則交三次不收。

黃炎培說，規規矩矩做縣長，就時發財，從前發的是黑的「指鴉片」現在發的雪白的「指徵糧」。

蔣胡未蘭說郵政儲蓄業局長徐繼畲，以數千萬元公款存入私人銀行做生意。

林虎講湘桂路局的腐敗，鎮局抽價收煤做生意，弄得廣西時開煤蓋。

張定華說，西南公路局局長拿公款蓋洋房，造私瓦馬路，公館用人大大小小十六人，不知開支那裏來。

不願煩瑣說，歐亞航空公司，一架飛機沒有機關照樣存在，張邦珍說，滬甯路損失汽油，差不多等於一個油池。

復蘇月刊 第三卷 第八期

這些偉績，如細細讀來，真使人志短氣餒。說句「危言聳聽」的話，可能使我們抗戰組織因腐蝕而崩潰。但現在我們總算得天之幸，苟延在世。我也曾費了三天三夜細想，明台變痛呢？

記得從前有些人，好在名勝地方題詩紀念。雖然滿壁琳琅，也有不少似通非通的。於是有人作打油詩譏笑道：

臭氣滿牆街，如何牆不倒？
問壁也有詩，兩下抵住了。

大致我們同亞洲的日本官僚，也不太自愛。所以我們的缺陷，配起他們的缺陷，更恰恰「兩下抵住了」。

我正在打聽陸相杉山元先生吃進美金的趣味，夫救國費會總裁小林先生經營買賣的大計，以及小磯首相樂受尊敬的興趣，甚至各縣知事在彼國米糧不足聲中舞弄的流弊。

二十三 怪對話

上文所記，其中心點為物資貧乏，因

之貧官遂得乘機居奇射利。尤以八號「漢物之靈」，花樣就不殊萬花筒了。

這些情形，並不使我短氣，因為我總欣幸鋼鐵沒有「靈性」，假使不幸，砲彈也有神經系統，那就不難設想了。杜撰下列砲彈地對話：

砲彈：「來了！怎麼樣？」
日本兵：「且慢！有話好講，五萬怎樣？」

砲彈：「不行！十萬！」
日本兵：「還要得！」

砲彈：「馬馬虎虎，便宜你一次！」

砲彈：「你這堆倒子先領定建國費，關於物種拋物線作用，嘴的一響，向烟波渺渺的河灘翻滾去了。」

二十四 繡像繪圖專展

演義

話說民國三十三年，天下還是于戈擾攘，軍雄角逐，在下住在南陽縣的處慶府地方，久雨初晴，不免不得出外開散散心

三六

擺渡過江，到了重慶的精神堡壘附近，忽見人頭擁擠，喧聲不絕，齊聲「來了！」在下不免奇怪，也擠在人叢中靜待看看什麼大回事，不一會，看見先頭有兩個人騎在馬上，拿著三角旗，接著一班鑼鼓旗傘，花圈轎轎，什麼「音容如在」，「壯志未酬」，「玉樓赴召」，「福壽全歸」，什麼「嘉陵綠水誰作主」，「巴渝落花總傷神」一派陳詞濫調，最後隨著孝子慈孫，親友眷屬，約莫三四萬人，浩浩蕩蕩，一路行來，在下心裏想，不知誰家死了人，今天出殯，料想沒有什麼看頭。不料一般儀仗完後，接著五百多口棺材，在下駭道，這難道是衡陽殉國將士的忠骨歸葬嗎？心裏不覺肅然起敬，但是衡陽棺材，那得立刻會運到重慶呢？有些不像，難道現在重慶發生瘟疫，一時死了許多人來個集團出殯麼？

心下疑惑不停，就向旁邊一位老者，作了個揖道，請問老伯，這是誰家出殯呢？老者向在下打量一回，開言道，客位有所不知，這起喪事，既不是衡陽殉國將士，也不是流行了瘟疫，原來是重慶成渝公路一家官商合辦的礦場，據說因為資金不夠周轉，三年來沒有分紅，今年又開股東大會，董事長又宣布今年仍舊不得分息分紅，但是許多股東投了資本，從不見錢回來，怎樣靠他吃飯呢？因此當場都憂從心來，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厥而絕！雖由廠方請大夫用人工呼吸法救治。也無辦法，

不得已只好一一收殮，但是股東剛剛愁死，無巧不成書，那鑛場的經理先生，反因為櫻桃圓菜，魚翅海參，從喉嚨噴到肛門。塞得轉不過氣來，也陪着一命嗚呼了。至於內裏另外的二百多口棺材，則是該廠的工人，因為老板倒，經理死，他們自然也沒命活下去，因此該廠只好併案辦理，彙同出殯了。那隊裏八個人抬的材，是股東，三十六個人抬的材，是經理，那因為他生前肥得像豬，人少了抬不起呢！兩個人抬的，當然是工人的材了。在下謝了老

兩月行伍生活

第二封信

這封信遲到今天才能給你寄發的原故，是因為我病了。我自分發後，身體精神都一天比一天萎靡，我老早就預感到終有一天會病到的，果然，現在跟我們隊上的弟兄們一樣病了。自從我給你寄出前信的第二天起，便覺沒精打采，頭暈腹痛，還不時發生幾聲乾咳。恰巧其時團部正急於繪製國防工事配備圖表，乃就近把我調出幫忙。一連五六日沒有片刻空閑，有時還要做到夜半以後才得休息，因此病勢便愈積愈重。最厲

漫道奇事年年有，看來而今格外多。股東工人癩似棗，獨有經理屍抹滿。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作者按官場貪污，已成各方攻擊目標，然而工商界之貪污，恐五十步與百步之比。只因工商組織不同，主其事者，上下其手，旋轉乾坤，鮮能捉摸，「經理先生」向為「大腹賈」之代表，而考「經理先生」之收入，亦有一定數量，其獲如何大起，其中必有道理。故本人擬想而為此文。

天文

害時，睡了四個足日，絕食了兩個整天，爾後的一星期則在精神疲乏，心忪慌忽中消磨時光。中間我也曾到過醫務處，但第一次從那裏回來，便帶回了滿腔子的幻想。而服了醫官給予一包瀉藥，竟不分日夜的，差不多每隔一二小時，便要解手一次，好不苦累！在瀉得最厲害的時候，我幻想得也最厲害。我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十分羨慕那醫官，我很希望自己將來能改行學醫。有時頭昏目眩中似乎我已經改行了。
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我覺得我正掌握着一個團的醫藥衛生，一團人的健康都在我的手上。感到了自己的光榮而崇高

更感到自己的威權。我正在自鳴得意，忽然有人來求診了，那是一個見習生的容貌，我立刻整肅了自己端坐的兩手，椅上翻緊了臉皮問：

「你來幹嗎？」

「我害病了，想求醫官診斷一下。」

「那個單位的？診費簿呢？」

「診斷簿沒有帶來，因為排長說排部沒有診斷簿，我是屬於特務排的。」

「笑話！那個單位沒有診斷簿？沒有就不能應該，你知道嗎？誰敢保證你不是假裝進來的？」

他沮喪地退去了，我心中自覺對那冒失的傢伙處理得體，因而十分得意。

不久，他又來了，耳紅面熱，很恭敬的遞上醫務部的證明條子。

我立刻立刻診斷他的病狀，祇隨便盤詢他的出身，籍貫，學歷，經驗，家庭狀況，最後我說：「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個校長教有的學生哩！」

……他端正的站定，現出很倦乏的形容人熱臉我問：「什麼病？」

「頭暈，肚子痛，還有咳嗽。」

「幾次了？」

「五六次了，現在才愈感嚴重。」

「於是到藥室去配藥。三粒阿士匹靈，三粒藥丸，一包瀉劑。」

「配好藥，回頭見他坐在小几上，一手摻着書，歪斜地撐着頭顱。我感覺他變壞了我的威嚴，他居然坐下，而且坐在

那裏！於是我咆哮大罵：「怎麼這樣地不規矩！我張大雙眼死盯着他鮮紅的臉。」

他連忙立起，顫聲回答：「我頭暈得很，坐着……」

「什麼話？你知道這是藥室而不是臥房嗎？怎麼你可以隨便亂坐的？你是受過高等教育，受過軍事訓練的，怎麼一點規矩都不懂！」

他鞠了一躬，沉默地退走，他屈服了！我十分得意！十分興奮！

診斷時間已過，我照常的要弄些藥去外診。

這樣地過了一陣，算算我的意外積蓄，大約已可以養活一個數口的家，古人說：「知足不辱」，「急流勇退」，於是我就上呈請假。打算退休若干時再轉個方向去發展。

忽然，特務排排長領了兩名士兵，荷槍實彈，持了團長的手令到我的臥房來，要我去見團長。

我有些惶恐，「大概是膿泡給戳穿了。」

「我想。」

團長告訴我有人控告我不安本職，盜買藥品，問我應該怎樣處罪。起初我不承認，後來團長要我清點存藥，並盤查我關於消耗藥品的證據。最後，我被判了三個月的徒刑。拘禁在特務排的禁閉室裏。當我被禁閉的第一天，我尿急，衛兵也不許

我去解手，媽的，一個馴服的羔羊，也敢個強嗎？我不服氣，我威嚇他，我硬要出去，可是他們一羣兵士都蜂擁攔來，把我捉住。他們反罵我無恥，做了囚犯還想濫用權威。罵我盜買良藥，置全團病弱弟兄於不理。罵我害害害國，罪該萬死。我回不了他們一句話，他們竟把我細綁起來背縛雙手，吊在架上，祇許腳掌的前半可以免強和地面接觸，我痛苦萬狀，我呼喚別的醫官，我呼喚衛生隊長，可是他們都裝不聽聞。衛兵還用槍托敲打我，用刺刀試看要刺我，不許我出聲，連高聲呻吟也不許……我用盡全力掙扎，忽然就在全力掙扎中驚醒了，滿身大汗，心坎跳動得十分厲害，我翻一翻身，原來我仍躺在床上。

弟弟，上面這個夢對於我的病，似乎還勝過十劑良藥。從那時起，我的病狀便漸漸減輕，現在雖仍有些頭暈目眩，但此乃病後之必然現象。你看我已經能夠給你寫這麼長的信，你也會相信我要恢復健康了吧。現在暫僅寫至此為止，一俟我的元氣復原，當再告訴你一些別的關於部隊中有趣味的話。

最後我還得補充一句：我的病之所以會由嚴重而很快的逐漸減輕，完全是我們排長的功勞。他吩咐士兵把我抬到一個中醫館那裏去診治，我沒有錢，他還替我墊支了診金和藥費。他那種體恤下屬的熱誠，我真永遠不能忘懷。

平價好米

涼意

偶然和幾位太太擺龍門陣，提到「米」的問題，引起了大家一致的憤慨，只有蔣太太是例外。她幾乎默不作聲，而且有時近乎在獨自微笑。

「據說農家交收時都是好米，被經手人偷米加雜添水弄壞的，真是太沒良心，……」劉太太憤憤地說。

「對米上還看見把一船船白米偷多了交不出去，連船自沉在河裏呢！暴殄天物，真作孽！」張太太說。

「種種的米一樣樣，一樣流汗，一樣願意種壞米不出錢！」錢太太接着說：「我們初到四川時，四川的米都是雪白

的，連我家大娘嚴嫂都說「從沒有看見過現在這樣壞的米」，而且直到今天他們鄉下還是吃的雪白的米哩！只有我們倒霉的公教人員吃這種壞米！」

「但是公教人員吃的米也不能一概而論，像蔣太太家裏的平價米就市上頂貴的山米一樣好哩！是不是？蔣太太！」張太太說。

「我們領到的平價米倒還好」蔣太太終於開口了，並微微一笑，好像很自慶慰的：「出平價而得好米，真是夠使人羨慕的！」我說。

「人家蔣太太的姐夫是XX的科長，蔣先生又是X機關的業務主任，自己人撥給自己的人，還會是壞米嗎？」張太太對我解釋。

「現在米的名目真是太多了，平價米、市價米、甲種山米、乙種山米、抗屬米、家屬米、保甲米、代購米、供應米、立約米……管米的人，隨心所欲提許多名字，弄得你頭昏腦脹，不知何處自己吃的是什麼米？提米的時候也無從較量，好米壞米，由他給你，你不要，自有人要罷！」劉太太仍是憤憤地說。

龍門陣擺過後，與張太太商議，決定送點禮物與蔣太太，蔣太太的姊姊，請他們的先生幫忙，以後發好米給我們。

（上接14頁地獄中的職業婦女）
「白相人」丈夫就會因為她的年老色衰而把她驅逐門外，不得不去幹公開的更下級的賤活生活了。

「今而且將突作笑」

在酒樓上，旅館里，有許多嚮導社僱用著的嚮導員，他們把廣告卡發給你，把嚮導員的照相傳送到你面前，編造些美麗的字句，然後請你練一個，同時堂倌和茶房也會給你推銷介紹，他們說着這宗外水，一個到每人就可以有二千多塊錢以上的

收入。

嚮導女，「生意好的時候」，每天可做多小時，碰巧遇着一個色鬼，也許能多多加幾塊「賞錢」，或幾塊「特殊要求」的報酬。但她們自己至多只能分到三四塊，其餘的都歸別人三三三十一地拆去了。旅館茶房每小時三角，發卡者的介紹費一角，剩下的同嚮導社老闆對折。

另一種被流低賤或或家人抵押在嚮導社里做嚮導女的，她們的收入則完全為老闆所佔有，甚至客人的賞錢也要全部沒收。而且，假使她們只做很少的生意的時候，

候，老闆便狠毒的鞭打她們，不給她們吃飯！妓女還有接客的房子，她們却只是像豬狗似的擠在地板上，待到黃昏來臨的時候，她們又得在蠟黃的臉上擦上粉了！

「只有妖豔的寬紅臉，才了解她們一切苦痛！」
這種嚮導社據最近官方統計：單在上海就有三百人以上，每家人數最多的約二百以外。大多開在雲南路、廣西路、浙江路、汕頭路一帶的弄堂里。
（民族社）

編者的答覆

情認女士：

讀了你的來信，我深切地感到你的悲哀，你的苦痛；同時也深切地感到你的確不斷自己在製造着演不完的悲劇；你如果不能掌握住自己的船，迅速而堅決地向正確的方向走去，你的確將沉淪在一個永遠演不完悲劇的大海！我十二分對你同情！但同時更十二分為你擔心！

問題的重心，我覺得不在你的該不該違背誓言，而在你對幸福的看法能不能透澈或正確。

什麼是幸福？

幸福的感覺因人而異

幸福是一個抽象名詞，各個人的看法，不出賽跑式和捉迷藏式

可以隨他們見解的差異而完全不同。追求價值人物資享受的，以物質的滿足為幸福；企求着個人精神充實的，以精神的舒適為幸福；而另外有些懷着崇高的信仰，或確認人生該以爭取大道的福和為其生存目的，竟有畢生勞碌，過着人所不能忍受的生活，甚至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反以為幸福的。所以，儘有同住高樓大廈，享用過於王候，甲覺得渾身充滿了幸福，而乙卻不勝其愁悶；同樣也儘有同住茅棚草

屋，勞作有逾牛馬，甲覺得不勝其痛苦，乙卻恬然自以為幸福。甚之，還有宗教信徒，故意傷殘肢體；志士仁人，不恤斷頭流血；別人覺得慘痛不堪，而他們卻以為正向着追求幸福的正途邁進或正享受着幸福。

幸福的看法，不但因人而異，即同是一人，往往也會隨着環境的變遷而變遷。有的人在甲環境追求某種幸福，等到已達目的，感到到那間獲得幸福的滿足後，卻又覺得所追求的並不是真幸福，真幸福還在前面；因此追求復追求，永遠得不到永久滿足的真幸福。這好似賽跑，有時似乎追着了，抬頭一看，所追的還在前面，結果是追求者永遠落在幸福的後面。但它能引導人不斷向前進步，它雖不能使人長久滿足，但能不斷予人以片刻的愉快，連續的鼓勵，因而促人類和世界的進步。有的人在甲環境憧憬着某種幸福，換了個乙環境，卻覺得所追求的並不是幸福，已過的環境所享受的才是真幸福，因此欲前又卻，後復遲迴，也永遠得不到真幸福。這好比轉圈子的捉迷藏，有時明明捉到了手，卻以為不是，換個主意，變個方向再捉。這樣，其幸福有時在追求者的前面，但大部分可能落在追求者的後面；它引誘着追求者忽前忽後，使他不知所措，十分

痛苦，如果他脫不出這捉迷藏的圈子，一定會造成悲劇。

永恆真的幸福
其基礎建在自在我犧牲上

從前一層說，幸福無異各人見解而不同，似乎完全沒有定論，沒有標準；但如果追根到底，實在還是有標準可尋的。所謂幸福，簡單地給它一個並不完整的定義：是對於當前環境的一種精神上滿足。因為是精神上的滿足，所以特別受每個人對於當前環境認識的影響，因此會隨各人的見解而殊異。但同時也唯其因為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其先決條件，必需對當前環境感覺心安理得；如果不能心安理得，煩惱尚不暇，決不會發生滿足之感。所以，單說幸福，好像絕無定論，絕無標準，一說到幸福的先決條件，「心安理得」，便不能說全無定論，全無標準。固然，有些專為了個人的利益，不恤破壞別人或大多數人利益的人們，他們也一樣會對自己所作的事，十分心安理得。但破壞別人的利益，畢竟不是一件好事，縱然當他為個人利益迷惑着的時候，並沒有感覺到他所做的不是好事；但如果他感覺到，原來對他是美滿的幸福，一定會立刻轉變成他的

無窮痛苦。所以，依我個人的見解，我敢武斷地說：幸福的基礎，如果建築在爲個人打算上，決不是真幸福。真幸福在消極方面，至少自己對當前環境的滿足，不是以妨礙或破壞別人的幸福作基礎；在積極方面，更須進一步，使自己對當前環境的滿足，以幫助增加別人的幸福作基礎；如果能犧牲自己的享受慾望，（甚至生命）幫助或增加別人或多數人的幸福，獲得這些幸福的人們衷心的感激，因而使你感覺精神上的滿足，這種滿足，自然最崇高，最偉大，同時也最真實，最永恆。

野心和幻想 不一定是罪惡 它可能成爲追求真 幸福的動力

永遠不可能獲得，因此追求幸福，便給有些人認爲是人生的苦痛。中國過去的傳統思想，便有這種顯著的傾向，所以有兩句流傳到現在還很有勢力的名言：一句叫做「知足常樂」，一向被認爲是治療鼓足疲勁，拚命用賽跑方式追求幸福，而又得不到真幸福的良藥；另一句叫做「一動不如一靜」，一向也被認爲是治療疲憊後，以轉圈子的捉迷藏式，追求幸福，而反陷入痛苦造成悲劇的伴劑。總之，一樣是勸人在已得的環境中苟安，從苟安中尋樂趣。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八期

這兩味藥，第一味是野心的對頭，而第二味則又是幻想的冤家。千數百年來，這兩味藥，已經把中國大多數人陶冶得一些沒有野心，因而也一些沒有疲勁；一些沒有幻想，因而一味只求着現實的苟安；幾乎完全窒息了民族發展的生機，同時也停滯了每個人進取的熱情。所以，這兩味藥實際早已成了我們民族的毒藥，現在抗戰勝利即將屆臨，中國正在作着展開歷史新頁的大翻身，這傳統的毒藥所遺給我們的毒素，正該設法根本地予以清解消除。野心和幻想是那兩味藥的對頭冤家，所以恰巧便是根本地消除清解這些毒素的對症良劑。因此，在我個人的觀點上，並不認爲野心幻想一定是罪惡，自然放任野心幻想，也可能製造許多罪惡或悲劇。但有野心才不會對現實苟安，它不易獲得滿足，因而會不斷進取；它似乎是飛機輪船的發動機，如果再加上靈敏的舵輪或方向舵操縱桿，加以正確的操縱，正是我們復興窒息已久的民族生機所必不可少的東西。而幻想至少可使人不肯苟安於現實，雖然它太離開現實，不能過分放縱；但如果經過理智的約束和洗煉，它可能成爲超過現實，指導你進取，正常而健全的理想。所以，歸總起來說：幸福應當不斷於進取中去追求，賽跑或捉迷藏兩種追求幸福的方式，前者是合理的，雖然追求復追求，似乎不易獲得比較永恆而真實的幸福，但獲得

讓幻想領導野心 是你最大的錯誤

野心和幻想並不一定都是罪惡；但你的野心和幻想，卻至少是一種錯誤，一種使你陷入演不完悲劇的重要因素。這是因爲你有野心，而沒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確定而具體的生活目標）；——至少在你的信中看來是如此——這正似一個輪船有了舵輪，而缺乏正確的操縱；於是你放任着幻想來領導你的野心，你對現實環境感覺不滿，但不知道在現實中怎樣努力來改造環境；你腦中只浮現着一幅幻景，而這幻景實在還祇是沒有內容，而且模糊不清的。（這在一般不滿現實而又沒有認識現實的青年，大都如此，不獨你一人爲然）。所

幸福的基礎，如果如上文所說，建築在犧牲自己以幫助或增加別人的幸福上面，他可能會得到永恆而真實的幸福的。後者是不合理的，它可能使人陷於悲劇，因此需要以理智來限制或矯正它。

這是我對於幸福的見解，費了這麼多的篇幅來說明，似乎對你所提出的問題，不免野馬無羈。但我以爲不這樣，便不容易說明我對你提出問題的意見，所以不得不在前邊多說幾句。

現在再分幾點，來檢討你提出的問題

三一

以，你雖瞧見了天地間的寬闊，卻同時又夢想着像一隻沒加籠頭的身馬般任意馳驟。天地間是誠然寬闊的，但沒加籠頭的身馬般任意馳驟，在文學家的筆下，對幻想中的自由，來一個描寫，自然是一個很美麗的鏡頭；但如果應用到嚴肅的人生途程上，作為你生活的目標，卻就很有斟酌的餘地。因為在人生的途程上，除了你還有別人，你不能為了求自己的滿足而妨礙別人；因此天地雖然寬闊，決沒有讓你任意馳驟的餘地。再進一層說：你有野心幻想，所以你的見解不同流俗，你不甘把自己範圍於傳統習俗的小天地中，你不覺得流俗公認的幸福是你的幸福，這野心和幻想實在是你的寶貝，它在促使你前進。但你不沒有前進，而且不知道前進；你知道天地寬闊，而不知道你在寬闊的天地中該怎樣做，該怎樣去尋找你的幸福，你更不會認識你所處的偉大時代，因此你只覺得你的現實而標準的好丈夫桎梏了你，卻完全沒想到：突破你現實而標準的好丈夫的桎梏去單獨地，或感化你現實而標準的好丈夫（你丈夫是十分愛你的，你如果想感化他，我們相信一定可能）攜手並肩地，理智地發展你的野心，實現你的幻想，配合着時代，利用你們過去物質頗為優裕的環境，在寬闊的天地中，作些有意義的事，這實在是你辜負了你的幻想和野心。我雖然十分同情你，也不能不說你是錯誤得太厲害！

想安洽而不實做
 空了你的心 同情的你 是第二個大錯

第二，你既然辜負了你的野心和幻想，不能讓它們作正常發展，因此便竭力抑止它們，想和現實妥協。這雖然可惜了你性格中具有的寶貝——幻想和野心，但為你個人的幸福着想，也還不失為一個辦法。但你雖想妥協，而終於沒有實際地向妥協的路上走，你只是熱望着你們能有一個孩子，來調和你們的矛盾，增強你們的感情；你更幻想着（甚至祈禱着）君在商業上失利，讓你們環境困苦，你會對君因同情憐憫而引起愛情，同時你更有機會把精神疲勞於操持家政，以摧抑你的幻想野心；這雖然還脫不了幻想的支配，但同時也表現了你性格中的另一種寶貝，——豐富的同情心，和樂於為別人犧牲的精神。（即使說不上精神，至少你已有過為別人犧牲的期望）這從你在桂林向君君的表示，已獲到部分的證實。雖然你的同情犧牲，或許部分的出發於你對君的內疚，但你有豐富的同情心，至少是事實。至於你的犧牲，實際上固然還可推諉；但在你對君發過誓言以後，你自己覺得你已犧牲了比你大一歲的青年，因此你在借中曾說過：「你初次嘗到了由犧牲獲得

的崇高快感」。從這裏，至少也可證實你不僅瞭解為別人犧牲的價值，而且懂得從犧牲可獲得崇高的快感。如果把这些堅定地發展下去，我相信你即使和現實妥協，仍與君同處，也會獲得上文說過的比較永恆而真實的幸福。如果你再能把你具有的同情心和犧牲觀念擴大，你所得的幸福，一定會更有價值，更真實而永恆；但你沒法把性格中具有的野心和幻想完全抑制，根本撲滅，於是你不能堅定，你的意志時常動搖，結果第一個寶貝野心和幻想，你既不能讓它正常發展；第二個寶貝，同情心和犧牲精神，也被牽率而顯不出光芒。其實野心和幻想，同情心和犧牲精神，這兩個寶貝，原不是處於相反地位的；它們經過理智的實察，可以密切的統一起來。但因為讓幻想過分抬了頭，竟使它們成為不可並存互相反對的兩個障礙；於是重重疊疊的矛盾，包圍了你，矛盾復矛盾，使你永遠成爲一個悲劇的角色，演着永遠演不完的悲劇。

兩條大路
 請你自己選擇

第三，再來檢討一下你的愛的糾紛。你富於熱情，而君比較現實，所以他在遇見你時，雖追求得很出力，殷勤得無微不至；你們結婚後，他更十足地成了你的大家公

這合乎理想標準的對象，你還是不愛他。那比你大一歲的那個青年，據你說：他熱情奔放，和你一樣富於幻想和野心，他並不漂亮，但十分頑皮，這自然合於你的性格，無怪對於你有無比的吸引力。你既不愛□君，假定這青年像你一樣有幻想和野心，而不像你一樣讓幻想領導了野心，那能作正當的發展，領導自己前進，並也能使你的野心和幻想正當的發展，使你和他也並肩地前進。你自然可能和他在將來過着很幸福的日子，同時我自然也沒有理由期望你一定和□君過下去。但同時我覺得你自己對□君很內疚，既然內疚，便不會心安穩得，這可能阻礙你和那青年同居以後的幸福。你既不愛□君而和他結婚，

這固是你們的錯誤，過去已經錯了，現在不難再錯。你該仔細地自己省察：如果覺得你和那青年同居，於你於青年於國家社會都有利益，你就不妨毅然決然和那青年同居。而對□君則像如果覺得內疚，你可以開誠布公地，和他檢討過去，懺悔你的錯誤，同時請他自己也認清自己的錯誤，不因為他和他不愛他的你結婚，他一樣也有錯誤。再進而獲得他的諒解。假使你依然如陳麗得這樣做，對□君內疚的滋味會漸漸在洗滌得乾淨，同時你或者竟覺得今後能夠堅定地發揮你的同情心和犧牲精神，一面自己用理智把持了能，使幻想和野心向正常方面發展，從而領導現實的□君，作些超越小我利益以外，對國家社會更有

益的事。雖然你和□君現在似乎存在着隔閡，但如果你決意這樣做，這是不可能容易化除的。我也相信你會從這條路上，一樣獲得真實而永恆的幸福。至於你對那青年，儘大朗君說的一點不錯，青年人的相愛並不一定同居，你不妨和他約定在上海相見。眼前的兩條路，你該趕速的選定一條，既選定了以後，要堅守着自已，不再動搖，同時更不能再放縱幻想，讓它來攪擾你自己。這樣，你都可獲得幸福，不會再讓悲劇。你要牢記着，放縱並沉溺於幻想，再加上意志不堅定，都是悲劇角色最主要的性格。這種性格不能矯正，悲劇一定將永遠演不完的演下去，這是毫無疑問的。

編者

（上接24面「西行回憶」）

之未逃，兀坐臥室，又幾遇險，三時又發警報，不敢大意，狂奔四五里，返時大雨傾盆，衣帽盡濕，種種狼狽情形不堪殫述者。

在上饒就擱逾旬，除迭受驚恐外，耳聞目見之傷心事，無日無之。因金甌失守，車輛不通，逃難民衆，顛沛流離之慘狀，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尤以河鎮車站之炸，聞傷行李十餘，損失逾百萬。十九節

大軍炸燬兩節，同鄉死傷於炸彈下者，亦不能計其確數，即能得性命，亦僅以身免而已。故談及日寇與漢奸，無不切齒痛恨，其受敵僞清鄉之禍者，亦莫不如此。此亦自願投軍者日衆之主因也。予每於夕會西下時出外散步，常見巷尾街頭，西裝革履之大學生，三三兩兩，將衣服日用品等就地陳列兜售，藉籌川資。年齡較輕之中學男女生，戴笠亦足於霖雨之下，已屬

司空見慣。曾在客寓聞若輩中有云，一鋪蓋行李，買既不值錢，且無主顧，攜帶又不便，祇可丟掉返滬，終算到過內地。到滋味。其語其情，即鐵石心腸者聞之，亦不能無動於中也。旅棧門首，酒飯館中，恆有走頭無路之難民求乞，不忍觀其狀，更不忍聞其言，斯時手亦正進退維谷，雖惻然動念，但亦無力稍與救濟也。

連載
小說

今水斷

宛在

六、你終會知道我的

嬋玉和小四正講得熱鬧，尤杏泉早把冷飯冷菜熱起，把一大碗清燉肥鷄放在破方桌上，找了一個碗，盛了滿滿地一碗飯。小四瞧見了，連忙幫着張羅，找了兩雙筷子，再給嬋玉也盛了一碗飯，都放在桌上。

「小姐，吃飯吧。」小四招呼着嬋玉。

「你不吃一點。」嬋玉掙扎着立起來，在破方桌旁一張椅子上坐下，瞧着小四。

「不，我才吃過。」

「這鷄煮得不錯，吃吧！」尤杏泉立着狼吞虎咽起來。

嬋玉一些不覺得餓，泡了些湯，只吃了半碗飯，就不吃了。

「怎麼不吃了？」尤杏泉早盛了第二碗喫着。

「我不餓，」嬋玉搖搖頭。

「你們現在打算到那裏去？」小四忽然像想起了什麼，瞧瞧尤杏泉，回頭又瞧瞧

嬋玉，發着疑問。

「這樣地到處不平安，不知道到那裏才好，正還沒有打定主意呢。」嬋玉不安地瞧着尤杏泉，「又不知道爸爸怎麼樣，姑丈姑母和表兄逃出來沒有？」嬋玉的聲音，漸漸悽楚起來。

尤杏泉正在匆忙地吃飯，沒有開口。

「山裏倒很太平，那裏又路多，又很偏僻，東洋人和散兵都不會去的。我媽和女人都在那裏，小姐要沒有更好的去處，不如去住一陣，再慢慢地訪問老爺和姑老爺太太表少爺的下落。」小四向嬋玉建議着。

「好是很好，可是……」嬋玉注視着尤杏泉猶豫着。

「最好沒有，就這樣辦，」尤杏泉暫時停了筷，「嬋玉小姐！我正想送你到一個妥當的地方去暫且住下，可是一時卻想不到那裏是妥當的。現在既有這樣一個地方，那就最好沒有了。」

「尤先生，你和我回到山裏去？」嬋玉瞧了瞧小四，再回頭用疑問的眼光瞧着尤杏泉。

「也好，我就送你到了山裏再走。」

尤杏泉猶疑了一下，才肯定地答覆着。

「再走！走到那裏去？」

「我想先何黃家落家裏走一遭，我幾個從前的弟兄商議一下，看情形再打主意。仗自然一定還要打下去，誰不這樣想？幾個弟兄當兵去。」尤杏泉胸有成竹地說着，一說完，又舉起筷來。

「當兵去！」嬋玉重複着尤杏泉最後三個字，瞧着尤杏泉，眼光中透露出不滿地複雜的感情。

「霎時尤杏泉把飯吃完了。」

「好適意！這頓飯吃得才不錯！真該謝謝主人。」尤杏泉滿足地立起來，回身又瞧着嬋玉，「你怎麼樣？屢不果？腳痛不痛？要不要再歇一會？」又瞧着小四，「這裏到山裏有多遠？」

「不遠，十多里」。小四回答着。

「你一定會得很，快睡一會，我也找個地方打個盹去」。尤杏泉瞧着嬋玉，回轉身，又向小四，「你有事，你也幹你的去，可是得留心著，有什麼就來叫我」。

一說完，就向外面走去。

「尤先生！你到那裏去？」嬋玉叫着。

「這裏空屋子多得，我就在隔壁找個地方息一會，你安心地好好睡，才沒聽見小四說，這裏從沒有散兵來過，就是散兵來，還有我」。尤杏泉回身安慰着嬋玉。

「不錯！我也留心着呢！」小四也附和着。

嬋玉目送尤杏泉和小四，兩人一前一後走出門去，掙扎着回到床邊，便向床上倒了下去，覺得腳上依舊痛得火辣辣地沒法忍耐。她伸縮着兩腳，雜亂想着她的爸爸、姨丈、姑母、和表哥，現在都不知道在那裏，又想着昨夜的經歷，今天和小四的巧遇，尤杏泉才說的「想當兵去」，像一把亂絲似地理不出一個頭緒，漸漸地兩眼不由自主地慢慢合攏。

火光鎔聲忽然又在她眼前耳邊映照着響着，斜刺裏蹣跚出來一個東洋兵，那東洋兵活像小四，追逐着她。忽然，尤杏泉打扮像一個中國兵，很英武地擎着槍，把

那東洋兵打退了。攙着，……不，是攙着她，在飛奔。一霎時，火光槍聲遠了，都沒有了！尤杏泉停了步，坐在地上休息着，她還躺在他的懷裏，他一手抱着她，一手撫摸着她裸露的肩頭胸脯，她覺得他的手火一樣的熱，給了她一種說不出的安慰和力量，她沒有想到抗拒，也沒有力量抗拒。

「嬋玉小姐！」尤杏泉低低地叫她，她想着，可是用盡了力，只是開不出口來。

「嬋玉小姐！嬋玉小姐！」尤杏泉的聲音高起來，好像還有別人的聲音也在叫着。她掙扎了半天，好容易張口低低地答應一聲「嗯！」同時眼睛也張了開來。

她發覺自己還是睡在殷小四的家裏，尤杏泉一手提槍站在床邊，小四站在他的後面。

嬋玉很不好意思地揉着眼，紅着臉，坐起來。

「你睡了三個多鐘頭了，精神該好些了吧？」尤杏泉注視着她問着。

「東洋人怕離這裏近了，小姐你聽！炮聲比剛才又響得多了」。小四說。

嬋玉側耳一聽，果然轟隆隆轟隆隆的聲音，近了不少，正像在小廟裏聽得的一樣，連忙下床，一站定，兩腳還是痛得很。

「好！我們就走」。嬋玉皺着眉，忍着

痛說着。

「你的腳還痛，我扶了你走」，尤杏泉上前攙着她，她想起適才夢中的情形，臉不覺越發紅起來。

小四關上了門，跟着二人慢慢地走出小巷，向西走去。將走到街稍，一個人背下揀了些什麼東西，在一家人家走出來，劈面撞見嬋玉杏泉和小四，那人向嬋玉杏泉瞪了一眼，小四歪歪嘴，那人便低着頭走了過去。

X X X X X X

路很難走，嬋玉腳又痛，一直捱到曉，才到了山裏。在那裏，嬋玉遇到了她的嬌嬌，並見到小四的女人小春姐，絮絮叨叨地又談了大半夜。小四一把嬋玉送到，便立刻要回小玉莊，嬌嬌和小春姐一再催他，都沒有留住。尤杏泉在山裏住了一夜，第二天，也和嬋玉嬌嬌小春姐告別，嬋玉送他到門外，向他道謝救她的性命，和一路的照料，問他以後什麼時候再能見面。他看了嬋玉一眼，回答說：「有一天東洋鬼退了，饑餓不死，總有機會見面的」。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很低，一說完，揮一揮手就走了。

嬋玉從此就暫時住在山裏，幾天以後，小王到了東洋兵，接着聽說縣城也跌陷了，山裏雖受了些虛驚，可是一些沒有妨礙。再隔了一個多月，東洋兵打到了南京，沒有幾時，連南京都跌陷了，縣城裏

飛鷹牌油漆

商標註冊

美華油漆製造廠出品

各	鈕	催	調	船	無	凡	防	汽	快	精	各
色	扣	乾	合	底	光	立	銹	車	燥	煉	種
油								磁	磁	魚	厚
墨	漆	漆	漆	漆	漆	水	漆	漆	漆	油	漆

花色繁多未詳載特殊用漆定製供給

製造廠重慶南岸彈石子拐棗樹街五號

發行所重慶四五路特三號元益公司內

電話 四一八一九 電報掛號 渝〇四五一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三〇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本期定價國幣貳拾元